文獻備考
兵考
制置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校正

兵考一

天以生物為心而非霜雪無以成物國以養民為本而非甲兵無以保民古昔聖人之建邦立君必樹之兵非特為不得已也盖體天而然也我東雖僻處海隅自三韓以至三國曷足割據虎視狼噬雖以隋煬唐宗之動天下兵亦不免捲甲以退逮至麗朝北接女真西被蒙兵徵發𦂳召無歲不然而負羽之士

滚滚若從地以出雖謂之海東強國亦非過
語此其師律軍制宜有客勿可傳而所考信
者只高麗兵志若干編餘皆莫徵可勝惜哉
洪惟我朝刱業垂統聖繼神承五衛之兵畧
倣麗制長久之術文武並進而惟是立國弘
規惟禮樂專尚縉紳士夫濶袖峩冠規言矩
動所讀者詩書之文所講者王霸之别至若
軍旅之事不特不屑而已便以為羞恥事周
之郁郁宋之仁厚不能兼武力理固然耳自
有壬丙之難君心奮勵於上人情懲毖於下

所以修我武畧撤彼乘上者蓋無所不用其
極於是乎五衛罷而諸軍門作矣嗚呼夫子
之以未之學答衛靈公特有為而發耳自非
然者子之所慎戰何以居其一也𢎥我聖上
所以以兵制命置之禮樂之次而臣等之蒐
羅纂輯者蓋欲使後之為國者知禮樂軍旅
之如車輪鳥翼闕一則不可耳於是作兵考
苐十二凡十六卷

制置

新羅伐休王置左右軍主伐召文國軍主之名始於此○至文武王

時改為總管

奈解王時百濟攻腰車城王子利音將六部兵六千伐百濟沙峴城拜利音為伊伐飡兼知內外兵馬事

助賁王以伊飡于老為大將軍大將之名始於此

真興王置隊大監弟監小監等及火尺大幢等官小監領騎兵火尺大幢領步兵

神文王置大監六人隊頭十五人項十五人卒百十七人

新羅軍號有二十三一曰六停二曰九誓三曰十幢四曰五州誓五曰三武幢六曰罽衿幢七曰急

幢八曰四千幢九曰京五種幢十曰二節末幢十一曰萬步幢十二曰大匠尺幢十三曰軍師幢十四曰仲幢十五曰百官幢十六曰四設幢十七曰皆知戟幢十八曰三十九餘中幢十九曰仇七幢二十曰二罽二十一曰二弓二十二曰三邊守二十三曰新三千幢

又有東畿停南畿停西畿停北畿停莫耶停羅人謂營爲停乃屯營之地

㊎臣謹按職官考玄眞德主置將軍六人大監六人隊頭十五人項三十六人卒百十七

人與此小異而神文之前已有此職○臣又

按凡此軍號與職官考所載大相不同可疑

高句麗武官曰大模達(官名)比衛將軍(中國官名)次末客(官名)比中郎將(中國官名)其次領千人以下有差

金富軾曰新羅官號因時沿革唐夷相雜百濟高句麗年代久遠文墨晦昧今無得以詳焉

百濟溫祚王以族父乙音有智識膽力為右輔委以兵事

古尒王置衛士佐平掌宿衛兵事兵官佐平掌外兵馬事

百濟都下有方各爲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五巷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鎭一人以達率(官品)爲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有將三人以德率(官品)爲之統兵一千一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

(補)達率德率俱書官品不書資級高下恐是闕文

高麗太祖二年始置六衛每衛有三十八領領各千人

鄭麟趾曰高麗太祖統一三韓始置六衛之號上下相維體統相屬庶幾乎唐府衛之制矣逮至肅宗東女眞搆釁於是銳意捍禦日事鍊兵

遂置別武班自散官吏胥以至商賈賤隷緇流莫不隷焉是雖不合古制然亦用之一時而收效有足稱者毅明以後權臣執命兵柄下移悍將勁卒皆屬私家國有方張之寇而公無一旅之師卒至倉皇不振然後始多方調發或括京都無問貴賤或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或簽四品以上家僮或以屋間多少爲差國勢至此雖欲不爲得乎國之大事在戎其制固宜詳備惜前史之不悉也

(補) 柳馨遠曰高麗兵制大槩倣唐府兵之制太

祖置六衛令民二十為兵給田十七結六十而
免還其田穆宗時加置鷹揚龍虎二衛為八衛
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
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
臣謹按麗史太祖初年討甄萱時有支天補
天佑天武天扞天等五軍號而後皆不見抑
一時所定初無制置之可言歟
十六年置兵禁官郎中史各一人以掌戎事
定宗二年置光軍司先是崔光胤以賓貢遊學入晋
為契丹所虜以才見用奉使龜城書報契丹將侵我

於是遴軍三十萬號光軍
成宗八年始置東西北面兵馬使又以門下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爲判事留京城兵馬使赴鎭親授鈇鉞專制閫外
九年置左右軍營
穆宗五年作六衛軍營備置職員將師詳見衛兵
(補)靖宗七年兵部奏遴軍別監遴取文武班七品以上員子弟除業文赴擧外並充軍伍此雖安不忘危之慮然皆累世勳舊子孫故祖宗以來不與于役況在甲子丙子年間已有禁制非惟忘其先世之功亦

違舊制請勿充隊伍從之
(補)八年制諸業學生年壯不成才者充先軍
德宗元年尚舍奉御朴元綽請作革車繡質弩雷騰
石砲又以八牛弩二十四般兵器置邊城從之
文宗卽位侍中崔齊顏等以爲兵書云萬人之軍取
三千爲奇千人之軍取三百爲奇請於六衛每一大
將軍領下各選精勇者二百人以爲先鋒軍從之
元年制西京監軍與分司御史選猛海軍共一十領
依上京例每千人選先鋒三百以郎將一人領之仍
屬左府

五年判有蔭奇先軍以文武七品以上之子五品之孫京職太常以上之子爲之

(補)二十五年制曰近聞諸衛軍七命者甚多是由執事不公富強者托勢以免貧窮者獨受其勞衣食之絕而晷無休息雖每降恩詔減省而有司營作不已近年以来軍民頗興怨咨以爲朕不之恤也自今宜除不急之役其各處監巡點撿之卒減前數之半所隸官司及其軍將勿得擅自驅使違者罪之宜令兵部遞軍別監准制行之

肅宗九年尹瓘建議自文武散官吏胥至于商賈僕

隷及州府郡縣凡有馬者為神騎無馬者為神步跳
盪梗弓精弩發火等軍年二十以上者非擧者皆屬
神步兩班與諸鎭府軍人四時訓鍊又選僧徒為降
魔軍國初內外寺院皆有隨院僧徒常執勞役如郡
縣之居民有恒產者多至千百每國家興師亦發內
外諸寺隨院僧徒分屬諸軍從之始置別武班

毅宗三年中軍兵馬使上奏曰古制云天子六軍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請自今改五軍為三軍
制曰可

高宗三年宰樞重房奏勿論太祖苗裔及文科出身

悉令充軍從之

時以鄭叔瞻為行營元帥以禦丹賊又括京都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皆屬部伍

臣謹按高麗之設重房蓋為宰樞會議邊事之所以二軍六衛諸大將軍皆會焉諸史或曰穆宗以後始置而未知的在何時穀明以來武臣用事重房之權益重忠宣王乍罷而旋復終麗之世不能廢焉

㊣補 四年以契丹之亂遼城中公私奴隷以充部伍

三十九年設充實都監點閱白丁補各領軍隊

元宗十一年罷三別抄初崔瑀憂國中多盜聚勇士夜巡因名夜別抄及盜起諸道分遣別抄以捕之遂分爲左右別抄又以國人自蒙古逃還者爲一部號神義其後權臣執柄自爲爪牙至是命罷之

十二年司空田份左僕射尹君正等閱府衛兵不滿其額乃并閱文武散職白丁雜色及僧徒以充之

(補)十五年以元將征日本命同知樞密院事宋松禮加簽東征軍

十六年聞東賊來諸君宰樞會議忽只鷹坊巡馬皆合爲一(補)元宗在位十五年而此作十六年或並係卽位年而然歟

(補)忠烈王九年王用尹秀之言将令儒士充軍右承
旨鄭可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随其材比之於身如左
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户不與軍事今殿下親試儒生
登庸賢俊可謂千載一時也而欲使襃博之徒被堅
執鋭遠從征伐恐虧盛德王然之○重房調東征軍
往往有撤屋而逃重房請奪田以與從軍者切隣不
告徵白銀一斤舍匿者二斤又遣部夫使于諸道
(補)忠宣王三年復置巡軍祖宗巡軍之制非一定宗
置光軍司睿宗置別武班皆厚給田食以為國用自
毅明以後權臣執命驍軍鋭卒盡屬三別抄而祖宗

舊制寢以廢矣至是復置遊軍
忠肅王三年置巡鋪三十三所
忠惠王後五年罷內乘鷹坊會入仕者七品以下九品以上分屬忽只四番隊正散職分屬詔羅赤入加赤巡軍四番
恭愍王五年置忠勇四衛
每衛各置將軍一人中郎將郎將各二人別將散員各五人尉長二十人隊長四十人
(補)九年以倭寇發丁坊里爲軍又令百官助戰諫官
諸宫門拜辭參政鄭世雲曰諫官從軍古所未聞如

國體何王特免之

(補)時國子博士等上言臣等侍夫子廟庭學官從軍古無其例侍中廉悌臣李嵒皆曰爾雖不侍孔子孔子烏逃簽書金希祖爭之不得

十三年遴諸道良家子弟補充八衛

楊廣道八千五百人全羅道五千五百人慶尚道九千人交州道三千人江陵道一千人分屬五軍

臣謹按麗史所載軍營部號其名寔繁固不可悉究然穀宗既改爲三軍而恭愍時又稱爲五軍其間沿革無所著見

(補)臣謹按高麗史云補充八衛番上宿衛唯
江陵道子弟屯其道以備東北而此作分屬
五軍可疑

十八年高麗史作十九年命西京萬户府置十軍安州萬户
府置八郡義州萬户府置四郡泥城萬户府置四軍
江界萬户府置四郡皆置上副萬户

二十一年各司成衆愛馬五部閑良品官皆分屬五
軍旗幟衣服隨方色有別

李進修上書言盜賊四起國家軍務一無統紀倉
卒臨時何時而可宜於四怯薛外別置軍師府仍

令左右前後軍各有將帥僚佐以管時散文武品官受約束於都統使都統使受約束於怯薛官事無鉅細聞奏施行雖在外方亦各以其方東面屬左軍南面屬前軍西海屬右軍北界屬後軍然則內外上下脉絡相連綱擧目張矣

二十二年募人設義勇左右軍置判事知事以領之

辛禑三年增置安州府二翼軍

㊗補 點五部丁壯爲兵計屋十間出一丁九間以下出資粮器仗崔瑩又啓喬洞江華禦倭要害之地豪強爭占玉田請罷二邑私田以充軍食從之又令諸元

帥各出從事十人又發愛馬宮司倉庫人為兵戍江華

(補)始置水桶都監本國不解火藥煉造之法恭愍王嘗請火藥焰焇于明帝不許爲至是判事崔茂宣與元焰焇匠李元同里閈善遇之竊問其術令家僮習而試之遂建白置之

(補)四年都堂議遣各道計點户口使限倭寇寢息依西北面例置五道左右翼軍其制自奉翊至四品為千户統千丁五六品為百户統百丁忝外為統主統十丁閑散分屬各翼自備軍器衣甲以両班百姓才

人禾尺為軍人人吏驛子公私奴為烟戶軍聽自備弓箭槍刀五丁爐臼一斧三鐮二計口徵發無事歸農有變赴征尋罷之

憲司上疏論新置翼軍之弊曰古人論兵必先足食兵雖衆食不足則是無用之兵也今者各道依西北面例翼置頭目而家至戶到殘忍刻剝人皆恂懼單丁寡婦剝膚椎髓至於身死已久者及從宦遠適者亦悉付籍方值農時徵因數萬又為頭目者雖當無事不放軍歸農常率田獵而奴使之如或闕進日徵布三四疋民不忍苦稍稍逃散可

謂於邑若西北面則全倭軍務貢賦一皆蠲免特
置各翼收其田租故軍政無缺他道則不然大小貢
賦差役皆由而出加以翼軍農民失業田野蕭然
願罷各翼丁壯無事則歸農有變則徵發
㊉補五年諫官言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以今元
帥甚衆令出多門故體統紊亂紀綱不立請依舊
制置一元帥餘則罷之加以他號並聽元帥節制
從之
十年以府兵虛弱上護軍李茂請遴諸道閑良子弟
號以補充軍從之

(補)辛昌即位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兵者所以衛
王室備邊虞者也國家割膏腴之地以祿四十二
都府甲士十萬餘人其衣粮器械皆從田出故國
無養兵之費祖宗之法即三代藏兵於農之遺意
也今也兵與田俱亡每至倉卒則驅農民以補兵
故兵弱而餌賊割農食以養兵故户削而邑亡以
祖宗至公分授之田為一家父子之所私不一出
門而仕朝行不一舉足而蹈軍門者錦衣玉食坐
享其利蔑視公侯而雖以開國功臣之後夙夜侍
衛之臣百戰勤勞之士反不得一畝之食立錐之

耕以養其父母妻子其何以勸忠義而禦外侮哉

(補)恭讓王元年又上書曰近年以来将兵之任不問其才但位宰相則遣之故節制失宜賊勢益張願令都評議使臺諫各擧威德夙著者命為将帥以申軍政且軍政多門號令不肅令一道三節制非古制也願自今東西北面外每一道只遣一節制餘皆罷去兵者民之司命本朝五軍四十二都府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兵也近世兵制大壞軍政無統巖甭倭奴為國之病可不為痛心哉願自今前銜四品以上屬之三軍軍置将佐五品以

下屬之府衛而統于軍簿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

軍政出于一衆心統于一迺世亥臣亂政材非將

帥者布列重房百戰勤勞者方除添設賞罰無章

軍士觧體願自今有百戰勤勞之效者大則上護

軍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别將散員皆受眞差以

奬破賊之功

諫官上疏論府兵曰竊惟我太祖設府兵令軍簿

司典之身彩武藝備完者得與其選是以將得其

人卒伍精強迺年以來入仕多門兵政一壞或拘

於都目或出於請謁不問老幼才否而授之於是

襁褓幼子工商奴隷無尺寸之功坐耗天祿一有
緩急將何以用之甚非先王設兵之意也願令精
選勇畧兼備者充之常習武藝考覈其能否而黜
陟之大護軍上護軍王之爪牙兵之師表毋令老
耄與童稚爲之諸色工匠其有勞者當以錢穀不
許以職事除先王所設官額外凡增置員數者一
皆削之

三年省五軍爲三軍都摠制府以我太祖爲都摠制
使統中外諸軍事裴克廉爲中軍使趙浚鄭道傳爲
左右軍使

定忠勇近侍别保三衛額數汰去老幼及無才者從
兵曹上書也

鄭道傳曰文以致治武以戡亂如人兩臂不可
偏廢故也前朝盛時惟府兵外無他軍號非有
大遼東有女真日本侵掠於外又有草賊往往
竊發於中小則中郎將以下大則上將軍禦之
至於不得己而後發郡縣兵外攻内守傳至四
百餘年當時府兵之盛可知無事則肄習兵法
有事出軍則必為五陣當時兵法之習亦可知
也自忠烈王事元以來每因中朝宦寺婦女奉

使者之請官爵汎濫皆以所托之人除衛職時
勢驕蹇莫肯宿衛及僞朝法制大毁凡受府衛
之職者徒食天祿不事其事遂至失國
本朝太祖二年始置府兵名曰義興三軍府高麗末
置都摠制府專掌軍事亦有重房會議之規本朝開
國初並罷之先立義興親軍衛至是改為三軍府
義興親軍左衛五領親軍右衛五領鷹揚衛五領
金五衛五領左右衛五領神虎衛五領興威衛五
領備巡衛五領千牛衛五領監門衛五領每一衛
上將軍一員大將軍二員每一領將軍一員中郎

將三員郎將六員別將六員散員八尉二十正四
十以十衛五十領合計四千二百三十員名其近
侍忠勇各四衛不在此數
四年改義興諸衛甁爲侍衛司先是三軍府事鄭道
傳上書請改府衛之制至是命改西班官制
義興親軍左衛爲義興侍衛司右衛爲忠佐侍衛
司鷹揚衛爲雄武侍衛司金吾衛爲神武侍衛司
左右衛爲龍讓巡衛司神虎衛爲龍騎巡衛司興
威衛爲龍武巡衛司備巡衛爲虎賁巡衛司千牛
衛爲虎翼巡衛司監門衛爲虎勇巡衛司

鄭道傳疏曰凡王者受命必變服色易徽號所以
一視聽革舊而鼎新也今我殿下已將官名職號
一皆更定獨於府衛稱號仍舊今將十衛分為侍
衛巡衛諸司蓋法漢朝南北軍之遺制也漢南軍
掌宮門侍衛北軍掌京城巡撿此内外相制長治
久安禍難不生已然之明驗今後宜以義興忠佐
雄武神武為侍衛司屬中軍尉使都尉僉事其領
司馬以下闕内輪番侍衛以效漢南軍之制龍驤
龍騎龍武及虎賁虎翼虎勇為巡衛司屬左右軍
以都尉使都尉僉事領司馬以下於四大門把截

更巡輪番工直以效漢北軍之制其當番各司都
尉使以下義興三軍府以時知委毋致違誤凡入
直者不許無故出入違者罪之又曰每一司各置
中左右前後五領各給印信一顆其外諸道則每
一道節制使宗室省宰副節制使中樞兵馬鈐轄
使嘉善掌州郡兵一百兵馬團鍊使正從三品掌
州郡兵一百以至團鍊判官亦各掌兵有差中軍
屬京畿左右道東北面左軍屬江陵交州慶尚全
羅道右軍屬楊廣西海道西北面凡各道州郡之
兵亦命兵馬使以下掌之節制使以時料察兵馬

使考其勤慢則體統相維兵雖聚而無不戢之患矣上從之
五年命義興三軍府創舍人所各置六學教導官其兵學曰先計制勝之堂令大小臣僚曁閑良人等各以其子弟侄孫婿具名保舉肄習文武之藝材成者各隨其高下擢用
權近曰令三軍府卽古司馬之職也教以道藝且充宿衛各論其材而後爵之無非周官之遺意也且古者文武非二道居常則養之於禮樂教化之中講劘道義以明其理而成其德有變

則用之於兵陣行伍之間奮勵勇烈以激其壯
而成其功故前日所養之義卽後日所著之節
上可以延君而薰陶其德性下可以延民而惠
綏其生業內可以備宿衛之嚴外可以托捍禦
之固者皆由學問之力以基之也

(補)定宗元年初自高麗末有家兵謗制國初猶因循
未革至是臺諫交章言令朝廷之上各擁兵衆門列
棨戟或被堅執銳出入宮門有若交兵對敵之時豈
不爲守文之累乎願遵古制擇宗室有忠義者典之
其餘勿使掌兵以盡保全功臣之道上遂簡宗親勳

臣分典諸道兵其餘典兵者悉罷之

二年罷私兵屬三軍府又立甲士二千人時前朝家兵之制猶未盡革臺省上言太上王特置三軍府專掌兵權議者以為革命之初人心未定乃令勳親各典私兵反謀熇亂禍在不測幸賴上天啓佑殿下靖難定社式至今日由是觀之私兵之置徒以生亂又況各道軍馬分屬諸節制使或稱侍衛或稱別牌及私伴倘願令悉罷上從之甲士亦以周年相遞以充諸衛之職

(補)成均學正鄭以吾上疏言殿下既命東宮悉以監

務之任乃於宮中別置三軍府多養宮甲東宮監務
之義安在請罷宮甲卽令罷鎭撫所甲士而鎧仗皆
送于三軍府只留潛邸時麾下百人

臺省又上章曰兵權不可散而無統亦不可偏而
獨專散而無統則其威分偏而獨專則其權移威
分於人權移於下其生亂一也臣等請罷私兵郞
蒙俞允然以重兵歸之一府則有偏專權移之患
古者兵法有發命發兵掌兵之差發命者宰相也
發兵者居中摠制也掌兵者受命而行者也宰相
非稟君命不得發命摠制非有宰相之命不得發

遣掌兵者非有揔制之命不得以行前朝舊制取法唐宋省宰掌邦治軍國之事無所不統卽發命者也中樞掌軍機卽揔制發兵者也諸衛上大將軍已下專掌府兵以當宿衛有變小則遣郎中郎將大則遣將軍以上出而應敵此則掌兵者也忠烈王以後府兵漸毁始遣宰相領兵應敵非古制也我朝開國置三軍府專掌軍務由是宰相不得聞軍政中樞不得與軍機有乖古法願自今罷中樞以三軍府爲祿官省宰以上可兼者卽兼節制其祿官則依中樞例知三軍同知三軍簽書學士

各一員皆以武文武武善謀能斷者為之帶使司衙與議軍國之政凡有軍事使司承稟上命移三軍府以應宰相發命之法諸節制使除省宰兼外三軍各一為祿官雖曾經中樞位在知同知之上然只為一軍節制不許帶使司衙直坐本府以治京外軍務諸衛上大將軍合屬三軍府諸節制使與上大將軍以下分番守衛以供將兵之任有變則節制以下受命而行既有統屬而威不分亦難獨專而權不移可為子孫萬世之令典也

太宗九年改義興三軍府為三軍鎮撫所時兵曹摠

軍政上曰兵曹皆以儒臣充遞不宜於指畫軍事以
貲成事李天祐為都鎮撫都摠制朴子青為上鎮撫
豊山君沈龜齡為副鎮撫上護軍車指南等二十七
人為鎮撫
世宗二十八年改三軍鎮撫所復稱義興府秩二品
置兼判事知事同知事各一人三品以下依舊稱鎮
撫盖取太祖時義興三軍府之名也自是銓遞義仗
稟命移文等事則責於兵曹其外軍機侍衛巡綽等
事皆屬義興府而義興府簡閱軍士時亦令兵曹考
察

文宗元年改置五衛掌治軍務

每衛各立五部設衛將部將其下又有統將旅帥隊正伍長大以統小小以承大調理脩具義與衛五部龍驤衛五部虎賁衛五部忠佐衛五部忠武衛五部以京都及八道鎮管並屬各衛詳見兵衛

世祖朝改府號為五衛都摠府

徐居正題名記曰摠府專委軍務不隷兵曹都摠管則雖宗親三公之尊亦兼之所以高其遴而寵其任也噫任愈重則責愈大責愈大則憂愈深統戎兵衛殿陛其任不旣重乎

臣謹按文宗朝置五衛之說見於顯陵誌文而徐居正東閣記(補)臣謹按東閣雜記乃李廷馨所撰而徐居正則有筆苑雜記無乃人名或毋名混淪而錯誤耶又有世宗丙午大閱五衛之文則五衛之名已自世宗朝而始然世宗癸卯(補)臣謹按世宗朝無己卯以下文宿衛卷參攷則當作癸卯兵曺請以五衛改稱諸衛抑五衛之說固自有世宗成法而文宗特復其舊號更以諸衛而爲五衛也歟

(補)九年分遣諸籍使於三南忠清道愼後甲慶尚道權攀全羅道姜老援事目起送上欲更張軍籍成岀

事目又遴朝臣之精幹者爲敬差官先試于三道

(補)十一年大司憲梁誠之上疏曰兵貴精不貴多我國人民無慮百萬户其中控弦三十萬精兵一十萬勇士三萬如内禁衛兼司僕別侍衛破敵軍隊騎船軍以至雜色騎步試才者爲主户無才者爲挾户隨闕充補使百世不易

(補)綾城君具致寬嘗建議吾東方當三國鼎峙之日各有十萬兵本朝盡有其城而軍額反不及請盡刷漏户隱丁編之行五上從之有司務欲增額一家十丁九簽爲兵民不堪命韓明澮啓上停罷

(補) 睿宗元年命以五部為五衛中部曰奮勇衛東部
曰驍健衛西部曰武昭衛南部曰忠建衛北部曰破
虜衛

(補) 臣謹按國朝五衛世只知文宗朝五衛而
國朝寶鑑睿宗己丑又有此五衛之名或者
一時刱置旋即革罷歟

(補) 中宗二十八年命武勇可堪將帥者雖在軍伍中
別為遴用之

(補) 明宗七年設軍籍都監釐正軍保之弊
十年改鎭管之法分軍移隷於諸將時倭寇湖南陷

達梁等鎭遣將討却之遂以本道鎭管分屬於元帥防禦巡邊助防等各營名曰制勝方略仍行其法於諸路(詳見藝文考)

(補)宣祖六年議改軍籍或遣御史或令都事兼管有司務究其籍不究虛實雖傭丐之人皆定實役民甚苦之郡邑或有上疏請覈實定役而有司一切執罷政院啓曰軍籍本意不特爲軍額多闕亦念虛簿無實族隣之苦塗炭赤子故刪虛塡實欲救民生一分之弊耳癸丑之籍任事之官不體國家愛民本意只以幹辦爲賢嚴急爲能州縣承風虛張其數丐乞之

人無不搜括鷄犬之名亦填其額成籍未幾太半逋
欠侵隣剥族四境嗷嗷令若復踵前習則名為軍籍
實為民害請令八道監司察郡邑民物殘成軍額多
少那移充定而或不能充則姑虛其額徐刷閑丁隨
闕隨補不限年月庶可軍無虛簿民免塗炭矣議下
兵曹竟不得施軍籍旣畢闕額依舊毒及族隣矣

補 慶尚道敬差官鄭以周惟務搜括不恤民隱以
匿名書掩捕品官責出閑丁且使庶孽主搜括之
權受賕狼籍怨謗盈路被臺諫論劾

補 八年頒行新軍籍

(補)李珥所撰東湖問答論一族切隣之弊曰令玆一有逃散之民則必侵其一族及切隣一族切隣不能支保亦至流散則又侵其一族之一族切隣之切隣一人之逃患及千戶其勢必至於民無孑遺然後乃已也是故昔年百家之村令無十室前歲十家之村令無一室邑里蕭條人烟頓絶無廢不然若不更張此弊則邦本顛蹶無以爲國矣欲革此弊則當下令四方之郡邑按其簿籍有流亡絶戶輒削其名不侵一族切隣則國家所失只在於已逃者而未散之民則庶幾安輯矣休養生

息戶口繁盛則未充之軍額亦指一而可充矣

(補) 又曰令絶戶之軍只侵一族徵其價布而已脫有緩急發軍之擧則一族終不足以荷戈價布終不足以募人安用吝惜虛簿以使民受實害哉凡民之離鄉去族轉徙不定者皆出於惘迫不得已也彼雖頑詐若有產業可以資生則孰肯自就流離之苦哉若無一族切隣之患只應其一身之役則民之安業樂生如脫水火矣豈有一切避役之理乎此法旣革則當令郡邑漸刷閑丁以充闕額悉罷族外以補正軍至於新設之衛非大典所載

者及寄名於閑役之籍無益公家者皆刷出充軍
使兵省之官摠掌其事必得其實數則雖不別設
軍籍之局而軍籍已了矣夫然後更搜閑丁隨得
隨補每於歲抄令郡邑上軍簿于兵曹上隷籍于
該司只錄實數悉刋虛名如有善得閑丁增十戶
以上者論賞新有絶戶縮其額數減五戶以上者
論罪或罷或降職甚者重治增減相當者勿問爲
政三年戶口不增者亦論罪又使御史微服周行
郡邑咨民疾苦若有私侵族隣者或僞增戶口者
輒按以姦贓之律誠能行此則守令畏法盡心懷

保不出十年民生可給軍額可充矣(一)又論役事不均之弊曰所謂正軍保率羅將皂隸諸員凡百應役之類或立長番或分二番或分三番至六七番或不堪侵暴而逃竄或稍安業而自保同是赤子有何彼此而使憂樂不同耶令為之計大臣與該司量度裁制截長補短務使一切之役皆得休番迭息均齊方正無有甚苦甚歇之弊則流亡可以還集而民無投屬厭避之計矣

(補)又上萬言封事曰六年成籍之法廢而不行癸丑搜括於久廢之餘奉使之臣以嚴急幹辦為能

州縣承風猶恐不及只念搜括之或遺不計苟充之貽患丐乞之人無不備數鷄犬之名亦得載錄不出一二年太半爲虛簿矣于今二十餘年又擧大事軍額之闕甚於癸丑閑丁之鮮亦甚於癸丑搜括雖均豈能違無延之不托裁令之所刷出者非童稚則乞人非乞人則士族也閑丁之實者有幾人乎令雖籍軍不日又成空簿矣◯又曰籍兵務得實軍不爲苟充閑丁未滿十五歲者但錄其名字年歲于別簿使之待年入籍傭倉丐乞人則一切刋落列邑軍簿姑存舊額但錄幾名未充而

命守令休養生息勞来不怠隨得隨補不限年月期以實充且於六年例必改籍俾無倉卒搔擾之患若虞軍卒不足不能應諸處之役則上番之軍量減其數猶不足則防戍之處量減其數猶不足則南方冬月之留防量減其數猶不足則步兵之納價布者除其半以補留防之闕留防既無侵暴之害則步兵亦不至如避虎豺矣若所謂皂隷羅將諸負等則不必各有所屬悉廢其名皆變為步兵納價布于兵曹兵曹量各司立役之數以給價布則邸吏免不時之侵督民間無三倍之暴歛矣

軍政之善策此其大畧也

㊉補癸未以兵判又上六條方畧其養軍民條曰養兵以養民爲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自古及今未之聞也夫堯之兵無敵於天下而卒僨其國者由不養民故也今之民力已竭四方蹙蹙目今有大敵則雖使諸葛坐謀韓白領衆亦無如之何矣何者無兵可調無粟可食雖智者豈能爲無麪之不托乎此由諸色軍士苦歇不均歇者稍保而苦者必逃逃則侵毒一族輾轉蔓禍甚至於一村皆空故也臣意別擇賢能設局委以軍籍推移苦歇式

均其役軍士逃亡過三年者更括閑丁以充其代必使諸色軍士皆得支保而無侵一族之患則可紓軍民之力其他休養生息之規則設局之後任事者可以講究矣○其所著軍政策曰足兵之道在乎養民而已古之聖王善養其民而兵不可勝用矣先王之制以卯乘之法爲軍政居則爲比閭族黨出則爲伍兩軍師講武於蒐苗獮狩之際教之以進退擊刺之節是則寓兵於農而民不知其爲兵軍政之盡善者也

(補)趙憲東還封事曰三國鼎峙之時不惟自相侵

伐而日本韃鞨迭擧入寇歲歲戰亡之卒動以萬
數而能垂斃而復振者以奴婢之法不廣於世而
一境之民都爲上用故也高麗以後統合三國宜
乎兵衆力強無往不克而動輒敗北卒以不振者
實由奴婢漸廣僧徒日滋而爲上用者寡也及乎
我朝軍役最苦民不堪支有子者不許山僧則娶
賤婢爲妻有女者嫁賤奴而受直冀免一族之侵
而良民田戶則日見消淪正軍之數不滿二十萬
云雖并步卒而計之不滿四十萬矣噫此數十萬
者雖或盡是精兵設如前朝之季倭船雲集於下

三道龕黄之境蒙古紅巾蜂午於兩界之地則以
此數十萬不能禦也明矣況於二十萬之中實
無千人之可用者乎嗚呼括嬉之極釁孽疊成制
變之具踈弱如是年前雖有奴婢太多之議而各
牟於私未究其本而止臣實痛惜也中朝之制雖
至卿相不敢有私人數十而我朝賤孽之屬或有
私奴百數者勲貴之家至有千數令若自上先為
限奴之制內需奴婢止留各千抽其壯者以補軍
丁而公卿以下以次定限姑擇膂力者定為補
兵有田而身孱者定為率丁無田而身壯者安集

於烟臺之城許墾空地以為世業田業未就之前官給衣粮又給弓矢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則百萬精兵可辦於二十年之後矣

㊓十年西塞頗有覘覦之漸李倓民以重臣出按西藩相臣權轍問倓民曰聞兵使以軍保皆陞為正軍云此是良策倓民曰凡三人為一戶然後可以應役令者分三人各為一戶則民不堪役此何異破袷衣為二單衣而自誇多衣者乎軍名雖多調發之際必將使二人助一人之力然後可以戰守有加兵之名而無其實矣

(補)二十四年副提學金誠一上劄論軍政之不修曰其弊有四軍律之解弛也防守之不均也債帥之侵漁也操鍊之無法也

廟堂請修祖宗朝鎭管之法時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朝廷深以倭釁爲憂請重修鎭管舊制事下各道金晬以領南道臣以爲制勝方畧行之已久不可猝變議遂寢

柳成龍等啓曰國初軍兵皆屬鎭管有變則統率屬邑以聽主將號令一鎭不利則他鎭又繼之往在乙未後始改爲分軍法散屬各邑於巡邊使防

禦使助防將都元帥及兵水使於是鎮管之名雖
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急遠近俱動將不時
至賊鋒已逼則軍心驚懼此爲必敗之道也不如
更修舊制平時則訓鍊有事則調集且使前後相
應內外相倚於事爲便
壬辰亂後又上劄曰平時則鎮管之邑爲主鎮而
撿勅其屬邑一應操鍊軍伍之事皆可治之有事
則鎮管各率其所屬之軍鱗次整齊以聽主將約
束其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操縱伸縮惟將之
爲且一鎮管之軍雖或奔潰而他鎮管之軍各以

大兵次第堅守或扼其前或攝其後或撓左右賊
雖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何至於一旬之間横行千
里徑造都城而若陷無人之地哉又曰東晋與南
宋立國江左則一也而晋猶能以長江禦劉石宋
不能以禦蒙古何也盖晋有藩鎮之制合數部而
置一大鎮兵力不分故如桓冲陶侃之類皆控制
千里宋於立國之初懲五季尾大之患罷藩鎮之
權而悉為郡縣其衰也兵分勢弱賊至一郡一郡
破至一縣一縣破不足以制强虜内侵之患故汪
立信請以江淮諸郡合為四大鎮時不能用我朝

鎭管之法實軍政之大綱也苟使此制不隳鎭管得人各守信地以戰以守則國家內外之勢安如盤石安有土崩瓦解之變哉

(補)甲午請修擧鎭管啓論制勝方畧之弊曰制勝方畧大要以一道之軍預爲分屬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兵水使繼聞賊報不察賊衆多寡賊情如何地勢險易一例徵發皆聚境上故巡邊使所屬之軍屯於一處以待巡邊使兵使雖欲用之而不得防禦使所屬之軍又屯於一處以待防禦使水使雖欲用之而不可其他助防將兵水使所屬

之軍無不如此故每一調發一道俱動無復後力而朝廷遣將於千里之外不能朝聞夕至而無將之軍處々屯聚無約束無紀律無號令紛紜暴露於原野之中一日二日待將不至以至於三日四日之久而賊鋒已迫饑渴餒之則鳥驚獸駭相率而潰散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然後所謂京將帥等單騎馳下已散之軍藏匿山谷其誰招集而賊之先驅已至於數十里內不敗何待方壬辰四月十七日邊報至京朝廷遣李鎰鎰到聞慶而聞慶已空到尚州而尚州已空散卒之來集者僅數百部

伍未分之間賊已渡洛東距尚州十里地矣

臣謹按嘉靖乙卯倭亂後金秀文以濟州收逐倭立功者

先改鎭管於湖南以制勝方畧爲分軍法其後

各道倣行云而巡邊防禦等職卽一時權設之

將也常時則有軍無將臨亂則聚軍待將以此

大衂於壬辰之變而爲識者之所退咎然其制

勝分軍之法只有其名而已初無節目施措之

可徵者令無得以詳焉

(補)又工疏曰常時騎兵工畨之數合二萬三千七

百餘而各有三保則共爲九萬餘人步兵工畨之

數一萬六千二百餘而各有一保則共三萬二千餘名摠計十二萬二千此乃平時上番騎步二色軍户奉足之數也至如甲士之上番者四千六百四十而各有二保則一萬三千九百二十名定虜衛上番之數一千一百十九而亦有奉足二人則亦合三千三百餘名而他軍色不與焉此外有各司奴婢元數三萬七千餘名其後以公賤役歇漸次加定其數不止於三萬七千矣此外有各司諸負合一千一百七十七名而各有奉足二人各司皀隷合三千六百二十八名而各有奉足一人又

有掌樂院樂工七百樂生三百而各有奉足二人其亦三千矣此乃平日各邑名數定額其間有流亡未充之處而大槩則如此矣

㊓又曰勿論公私賤人吏庶孽雜類一切從實精抄國家優恤其妻子資以弓矢戰馬粮食分配猛將其中技能勇力卓然出類者或以軍功除職或屬禁軍使之有所興起而無厭避之心常加操鍊如有事變卽時調發使之赴鬪又令各官守令自擇境內精兵只務精繕不許冗雜亦須平時優恤教以陣法資以兵器一處生變則各以所抄之軍

互相應援若是則軍卒精鍊而勇怯不混臨敵可
無望風潰散之虞矣
㊉又曰我國以十六爲丁而闕軍充定有常額故
守令急於免責以乳下黃口冐年苟充其傷天理
困民生不亦甚乎
㊉又曰養兵以養民爲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未
之有也我國之兵不爲預養而倉卒調用遇賊崩
潰勢所必至雖使韓白爲將亦無柰何壬辰之已
事可鑑令內而訓鍊都監外而諸道列邑設砲殺
束伍之制視往時軍容稍若可觀而民力已渴倒

懸日甚旣失休養生息之方恐無緩急效用之實
任事者盍亦思其本乎

㊓姜沆看羊錄曰倭人有功者任之終身許其世
襲故能綱紀有素部伍常定動輒有克我國不素
養士不素敎民加以將無常卒卒無常帥一邑之
民半屬觀察使半屬節度使一卒之身朝隷觀察
使暮隷都元帥體統不屬模樣不成將何以制敵
人哉壬辰之亂李福男朝爲南原府使暮爲羅州
牧使今日爲防禦使明日爲節度使旣曰不可爲
防禦使必至論遞則又豈可爲節度使哉旣曰可

堪為節度使必至起廢則又何必逓防禦使哉閑

山旣破賊兵已犯湖南而觀察使朴弘老論遞新

使黄愼始踐更營門潰散不可收拾五十三官無

一處聚兵之所賊兵散亡横行如入無人之境兵

興以來八道之受害未有甚於湖南良以一道無

主故也賊已圍南原而吳應台始爲全羅防禦使

金敬老始爲全羅助防將敬老等始受命手下無

一卒單騎奔走借禆二人於廵察使以赴伏兵

所當此之時雖使張韓劉岳當之亦無可奈何矣

(補)二十五年設都揔攝以統僧軍俾爲官軍之聲援

時以倭難上西狩龍灣妙香山僧休靜率其徒來謁於行在特賜八道都摠攝之號以其弟子義嚴等分爲摠攝倡率義旅以從征其後遂置摠攝於南北漢俾助防守

(補)二十六年令軍兵習鳥銃科擧亦取其技廣議煮硝之法

二十七年始置訓鍊都監教以浙兵技藝又置束伍軍於各道

壬辰倭酋平秀吉大擧入寇上西狩龍灣皇明遣提督李如松李如栢南將駱尚志等率兵四萬救

之收復平壤及京都至是駱尚志言于相臣柳成龍曰朝鮮方微弱而賊猶在境上此時鍊兵最急乘天兵未回學習技藝則數年間皆成精銳可以禦倭成龍馳聞於行在因使所帶禁軍韓士立招募得七十餘人請教於駱將駱撥帳下張六三等十人爲教師習鎗劒筤筅等技上命設都監以大臣尹斗壽領其事九月車駕還至延安更命成龍代領時都城飢甚成龍請發龍山倉唐粟米一千斛日給二升寘一巨石令願募者先擧石試力又令超土墻丈許能者許入未久得數千人立把摠

哨官以領之又欲教鳥銃而無火藥有軍器寺匠
人大豊孫者以煮火藥與賊罪當死特貸之令煑
焔硝豊孫感懼盡力一日所煑幾至十斤使各部
晝夜習放葧其能否而賞罰之成龍請益募兵滿
一萬置五營以李德馨判兵曺兼管都監事武臣
趙儆爲大將文臣辛慶晉李弘胄爲郎

臣謹按柳成龍曰高麗末唐商李元船到開
城府禮成江寓軍器監崔茂宣奴家茂宣令
其奴厚遇之元教以煑硝法東國之有火藥
盖始於此

始平壤之復也上詰謝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如松曰前來北將恒習防胡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繼光記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上請見其書秘之上密令購得於麾下人以示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書實難曉卿為我講解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嶠為郎專掌質問于天將教以三手砲手射手殺手鍊技之法部分演習悉如戚制數月而成軍容是年皇明教鍊游擊胡大受出來槩為教三手請來也且於外方置束伍軍毋論良賤選壯充丁自是軍額頗增

益矣又設砲手陞戶法每式年京外以精壯者抄
上以填元軍老頉之代每抄為二百三十顯宗丙
午罷京抄肅宗甲午又罷松都所抄他道則仍前
抄上○先是李珥以兵曹判書嘗建議欲養兵十
萬以備緩急成龍以為不可珥退而歎曰今方國
勢不振久矣俗儒不達時宜公亦有是言耶壬辰
之亂成龍嘗語於朝堂曰當時吾亦以為擾民今
而思之李文靖真聖人也至是設三手粮又設砲
保及軍餉保收米布以補養兵之用顯宗壬寅因
訓將李浣議使砲保兩人各告一丁以補其役已

酉以許積柳赫然言置別隊軍肅宗丁卯又以訓將申汝哲所奏自朝家募丁以除其自告壬戌罷別隊餘保四千移充餉保癸巳加定三千英宗庚午均役後砲餉保並減半仍給其代◯設本局後五衛兵制盡罷獨存官名衛將及部將分番入直巡更而已

柳成龍所著戰守機宜曰兵法千言萬語其喫緊惟在於束伍卽分數是也故先儒云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孫子曰治衆如治寡我國爲將者無一知其分數之法而每患軍卒之善潰夫束伍

者衛統部〻統旗〻統隊〻統伍之類是也盖軍兵或千或萬以至於十萬百萬亦已多矣而大將以一人之身領之若分數既明則如目之隸綱一綱足以統萬目如枝之附根一根足以連萬枝故一司統伍哨則所號令者只五人而已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一隊統二伍故所統愈衆則所分愈細所分愈細則所察愈精在平時以此馭軍則將卒相維易於練習臨敵則以此節制所謂合萬人爲一心者令爲將者無一人識得此意凡所謂稍解操弓者名曰軍官聚在帳下僅備應對使喚

之任至於軍卒皆各官臨時起送村野之民番習往來本不知戰陣之事又無隊伍旗哨所隸之處而猝然驅之於矢石爭死之地求其力戰勝敵豈不難乎故將帥苟知束伍則雖市井烏合之軍皆可教鍊而赴敵如不知束伍則挑强起柔之士悉皆望風而逃潰以此知束伍一事爲軍政之大綱而其在於紀效新書者極爲明備苟得是書而依倣之其於行陣制敵之道思過半矣

甲午又上劄曰見今國廩空竭雖欲鍊兵禦敵計無所出常時騎步兵甲士定虜衛別侍衛及各司

奴婢各司諸貟各司皀隷掌樂院樂工樂生并户
奉足合二十餘萬令於亂後不可以平時軍額求
之然應亦幾至十萬或過之矣除其上番各捧人
一石米則其數將至十萬餘石因於京城召募精
勇得一萬分為五營營各二千人依法教鍊則是
京城之内常有一萬精兵而根本壯固矣一萬名
亦當分為二番每營恒留一千而五千則別於京
畿肥饒閑曠之地分屯作農使自食其半官取其
半則資食之路日廣而應募者雲集矣（朝議不一竟未行）
三十一年以我國諸道防禦使分隷於天兵

是時倭寇未撤東路則清正在蔚山西路則行長在順天中路則石蔓子在泗川爲三窟詐皇朝四提督分駐各路我軍亦隨隷焉麻貴主東路而平安江原道慶尚左道軍屬之劉綎主西路而忠清全羅道軍屬之董一元主中路而京畿黃海道慶尚右道軍屬之陳璘主水路而平安黃海道等舟師屬之並聽經署邢玠節制刻日勦討惟咸鏡道不徵

㊓時議廣募軍丁欲許私賤贖免且患軍餉之與議以功劵收之鄭琢執不可曰自箕子設法以來

奴主分定猶君臣也安有叛主而忠國者是將導
之叛工而國不爲國矣賣爵本漢時弊政令又壞
敗勳格安在敗毅之徒與出萬死犯矢石者並列
帶礪奚以勸鬪士哉議者無以難

(補)光海卽位初兵曹判書李廷龜啓曰我國養兵之
制殊異於古所謂騎兵步兵諸邑正軍皆是畎畝荷
鋤之民不識弓矢釼銃之爲何物平居則只備木布
以供當番之價上番者只知奔走以應各處之役庸
殘駑鈍不似軍兵貌様其不可爲戰陣之用明矣積
弊固難猝革思之誠可寒心先王朝訓鍊都監設立

之後三手諸軍稍有可觀外方束伍雖不無冗雜而亦有成效之處苟能鍊習不廢統領有人緩急足以有用惟其我國人心久則生厭厭則必懈外方各官徒有束伍之名而幾有頹廢矣致此有由盖守令任專民事未免力分於戎政而亦或有手生於教鍊故或厭或懈終至於廢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四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五

校正

兵考二

制置二

(補)仁祖元年命抄內寺奴三分一充束伍軍以備徵發

(補)舍人沈光世疏曰我國無兵之故實由於公私賤之多公私賤之多實由於無咎平民許赴四科而賤不預焉故也國法奴婢從母而良女所生則從父歸賤是以凡為上典者責奴良妻行之二百

年擧國幾無良人柰何軍額不縮乎三代之制國無遊民漢唐以來有身則有役我國祖宗法制除有蔭子孫外實定軍保載在令甲非不昭肰光廟朝金宗直以學行名儒文章絶代而猶屬軍保官至直學尚且不免則其他可知令則外方品官尚皆閑遊非止其身又多庇護豈不寒心哉

二年始置御營廳

癸亥李貴守松京募兵得二百六十餘人選其勇健教以火砲名曰御營軍俾充環衛廟堂啓請貴仍稱御營使趙存性松京新留守爲副田大方松都人前正字

爲叅謀官使之更加募集甲子因逆适之變上降
親征之教輦下士民咸願效死赴難朝議請以金
蓋國柳舜翼爲御營賛畫使崔来吉爲賛理使韓
嶠爲扈衛副将屬貴麾下俾管編伍仍察機務逑
扈駕公山益抄近邑山尺之業砲者務得精銳還
都後屬之摠戎廳戊辰復置御營以李曙爲提調
具仁垕爲大将補臣謹按國朝寶鑑雖如是載録而具仁垕丁丑始拜御将則戊辰大将可疑設爲一局專管教訓将士之供出自地部孝
宗壬辰以李浣爲大将始建軍營定保収布俾充
養兵之用部伍則曾有别中哨别三司之名肅宗

丙戌改以一營五部

金埴疏曰此軍之設本非爲鈎陳之儲胥只欲用之於外也鋪張廣募數餘四萬編伍拔其尤而空祖賦復其户而縮閑丁給其保而抽四五年來無處調用閑遊日久驕悍成習此類皆山尺逋民如不羈之馬出入京輦有害無益且左右立營重其衙門都監御營少無差等主客之勢必求相勝其流之弊有不敢盡言者臣意則以爲屬之於各其本道復户給保並依舊規别其名號優恤鍊習凡有調發定將領赴則渠無備粮立番之苦國有緩

急得力之效都監之兵專屬宿衛無變動則軍志先定保無他虞矣

附 駕前別抄仁祖丁丑以別抄武士隷本營蓋初以獵砲餘數及降倭子支遞才而作隊者也孝宗甲午增額六十八今減謂之駕前別抄

置摠戎廳節制南陽水原長湍三鎭軍務以李曙主其事

設廳之初隷於都體察使而體府旣罷只存摠戎使之號己卯具宏以摠使於畿甸束伍中擇其精勇者千餘人名爲壯抄軍屬于訓局而教習之孝

宗丙申還屬于摠廳顯宗己酉以本廳之尚用權設印信命改鑄以下令巡察使以下受其節制庚戌增置牙兵別設把摠哨官肅宗丙寅摠戎使具鎰以本廳專管畿輔兵而丙子後割屬於南漢甲子又割屬於江都無以成軍容請於壯抄牙兵之外又以屯牙兵及保人並與束伍餘額而合成三部乙未築北漢山城仍設經理廳英宗丁卯革經理廳移屬本廳仍令出鎮北漢句管山城事庚午命兼京畿兵使庚辰以外職之兼帶籌司有碍官制減去節度之號甲申始備軍營五部之制

四年改爲南漢山城仍設守禦廳兼摠廣州等鎭
山城在廣州府卽百濟溫祚王時故城也天啓辛
酉光海時定爲保障及上卽阼李元翼李貴請修
是城命將臣李曙用度牒以摄僧徒分地賦功且
設行宮丙寅置守禦使管山城兼領畿左諸郡兵
丁丑後以大臣爲上使又置副使皆在京句管甲
申沈器遠以兼使謀逆後遂罷大臣兼上使之規
孝宗壬辰以廣州府尹兼副使肅宗癸亥朝議以
廣州旣屬本廳而又有府尹甲兵財賦事權分貳
大臣金壽恒李尚真建白移京廳改爲留守庚午

還罷英宗庚午又命出鎭山城兼京畿三鎭兵馬節度使己卯以守禦郞五營之一而以見帯居留之故遞易頻數民受其病命依摠管例减其留守節度之稱仍前還任于京廳

(補)分遣御史于八道試講校生汰定軍役

(補)張維擬劄曰臣之愚意竊以明年考講儒生爲大不易也我國所謂士族者固天下之所未有也不爲農而使畊者寡不爲兵而使鬪士鮮國之所以貧且弱未必不由此輩然其維持名分扶植國脉亦有頼於此民之於士猶影響耳故臣嘗謂民

心可失士心不可失也粤在祖宗盛時所謂士族者自非出身入仕及生負進士則未有無身役者雖公卿之子皆有所屬故國無遊民人有定志不敢萌倖免之計亦未嘗有厭惡之心世降衰叔綱維解紐士族之游惰自便其來也久矣一縻軍役則鄉里不齒婚嫁不售故人之避軍役如避死焉夫驅避死者而就死地此其令必不易行而其人必不能堪也臣竊爲國家重此擧也校生試閱自有故事唯當爲之有要緩急得宜而已謹按事目儒生應試之書乃小學及四書中一書而其中有

無蔭有蔭之別今差不問有無蔭只取四書小學及史畧等書試其一書使蒙學之輩亦皆可企及且其考講也寧寬無刻寧踈無密寧有過而取之無或過而黜之使惜士之心常有餘而括丁之心常不足則雖不才見黜者亦不敢有怨言矣其應在汰降者亦須有方便或姑定武學以開再試之地待其再落然後方定軍役或不須便定正役別立一猫以收價布使有定軍之實而無其名士子之所惡者其名也國家之所利者其實也下免其所惡而上不失其所利此是兩便也且念京華世

胄與遐遠校生亦當差別校生考講固是舊制若
國學章甫何嘗有澄汰之舉今若公卿侍從家綺
紈子弟或有不才落講者亦當一依校生定役耶
臣知其決不可也此一款不容不有變通者也
(補)持平姜碩期啓曰校生落講定軍固是祖宗朝
法制但所講校生者未必皆是世族也只是稍勝
於平民而未及於士族者故落講之後卽編軍伍
處地不甚相遠其勢亦所當然今則以在外方之
士通謂之校生在京中之士通謂之學生混同而
考講落者皆定軍役是驅士族而歸之於卒隷也

非但人心落莫四方騷屑於國家養育人才之道亦大有缺得數千弱卒而失許多士族之心其輕重不待智者知之誠非細慮也但嶺南則額內校生皆士族而額外則稍卑湖南則額外校生爲士族而額內則稍卑自餘六道皆同湖南之額內臣竊以爲御史考講之際各隨其道之俗令自分等第稍卑之校生則落講卽定軍役簪纓之族則落講只徵罰布而勿定軍役京中四學亦有等第士大夫之子弟皆入於東西南三學而寒賤之士多在於中學以此分等詳査單子中學或有士族則

升之三學或有微門則降之一如外方之規則不失祖宗之制而可充步兵之價此豈非兩便者乎且十五歲以上皆令講小學大學成童之歲能通大小學此雖生長文學之家亦或不易况遠方窮鄉之人兵戈之後賦役之中失學者甚多一年之內安能成就之若是哉臣竊以爲十五歲以上至二十者隨其所讀之書或史畧或通鑑或孝經從自願䟽講而二十以後者始依事目考講有蔭無蔭亦論於二十之後則事甚穩當此實國家固結人心維持國脉之大計也

㊉又曰古之校生皆是士族非今日雜類之比但中世以來此法寖變嶺南之外皆是雜類簪纓之族羞與爲伍雖居鄕邑不入校籍習俗已成不可猝變今若混稱而無別則其怫鬱悶苦固其所也且我國士族奴婢之法誠天下之所無然而上下有統尊卑有定國家之所以維持者寔賴於此雖當兵亂之際士族皆以名節自勵絶無叛國投賊者壬辰之難三南義旅皆出於簪纓之緖而咸鏡此路素無世冑故倡亂附賊如鞠景仁者乃出於其中由此觀之士族之當扶植亦已明矣若以一

功之法勒以驅之併入於卒伍則京外士族皆相
憐戚相吊以為百年樹立之門户一朝降為胥隷
怨讟朋興愈徃愈甚嗚呼此豈細慮也哉
五年京畿江原咸鏡平安四道置防禦使以守令遉
將兼之
兵曹判書李廷龜劄曰竊見天朝大小州府有知
州知縣通判等官以治民又有參將遊擊備禦等
官以主兵各有專管常行教閱將而知兵兵而知
將我國雖不可盡倣華制武臣中才勇智畧可堪
統衆者分遣各道大邑則置一員小邑則二三兼

置一員大則稱遊擊小則稱中軍備禦使平時鍊習有變赴戰守令則在官調粮餉庶無臨急倉皇之弊矣

(補)持平金堉論西事疏曰諸道將士若令各道方伯疏其才畧可用者聞朝廷朝廷以官命之隨才授任能將百人者給百人能將千人者給千人數百數千者亦皆隨才給之使設屯於空閑之地多給耕牛種粮一年農作則其後官不給粮而粮自足矣平居則屯堡相望出入耕作鉏耰之間亦寓兵法使之相愛如兄弟相救如手足有變則元帥

傳令於諸將使各將其兵而出或伏路邀擊或登時夜斫聚則如孫臏之伏萬弩散則如項羽之分三處見可以進知難而退鳥散雲合將卒相随雖未得全勝亦不至散失而敵必不得逞志於我也

(補)十年命各道各調兵一萬預為裝束在家待變

(補)十八年李植劄曰城中所謂局出身者聚黨作拏久益難制至於毆打士夫刼取婦女雖其將領不免逢辱此屬扈從勤勞本非驕兵緣朝家處置失宜揭為別操名目又薄其廪料苦其番更使人指點視為卒伍故失業懷忿漸恣弗清耳群議皆

以為亟罷此局使之各就所業則便無事矣而將臣利其技能不欲全捨臣意此輩姑令分屬扈衛軍官如他例給料分番名品不別出入自便必更自愛重而不至階亂此則行之不難矣

(補)甲申又上疏曰國家法制兵曹專兵政摠府專宿衛而已今也都監軍扈衛軍官御營軍局出身凡四營不屬摠府各專號令邦畿百里之內既有摠戎使又有水原防禦南漢守禦江都留管水軍統禦各操兵柄不相統屬而南漢則號為上司勢埒京都此等設置本以增守衛固根本而適使凶

賊餌誘爲亂由制兵之失也愚意都監御營入番之軍則屬之摠府扈衛局武兩廳則悉皆罷遣而或依先朝武勇廳例輪次上番而疎其數則可以省許多廩料而種種弊端十去八九矣畿内諸鎭倂於摠戎使則庶幾體統專一號令不紊而亂畧亦不得恣行於其間

補十九年上以西班中有武才者抄出以給弓馬如何事下教左相申景禛曰兩班中有武才者記其姓名給以司僕善馬以習驅馳給以軍器寺弓箭以習射法則此勸奬之地也承旨啓曰古有擇將之法令

亦倣古制兩班子弟如有業武者令朝士各薦之使鍊習武藝時或聚而試才或給武科初試或爲庭試寬其規矩廣取爲用則可用者多出於此而年少有才者爭相勸勵矣上曰以兩條與大臣相議爲之

(補)二十三年獻納趙復陽疏曰目今軍役極重而良民鮮少每當搜括閑丁之際官吏亦無括得之路不得不以襁褓幼孩增年充定而所充幼孩皆是軍役者之子孫也渠之身役尚不自堪况堪又爲襁褓兒之役乎以此搜括之際騷擾百端旣充之後擧族逃亡并與許多充軍而失之者在在皆

然雖在常年其弊猶如此令當飢饉之極板蕩流離之時乃行抄定之舉則是驅使流離也軍政雖重亦有緩急令時則决不可行也

㊓孝宗己丑領議政李景奭遞啓軍案皆成虛簿侵虐之弊遍及隣族逃亡已久六七十年之後猶徵價布故一人逃則一族散一族散則一隣散當初定役之日雖增其年歲已過六七十年之後則死者必多雖或生存已爲老殘無用之物矣臣意彼此往來而圖免者及以生爲死者外事在六十年前者則令各道監兵使及守令另加明查并爲蕩滌而逐年代定

則侵虐之弊亦可少抑而民心慰悅矣且如嶺南等處逃軍之代雖或充定稱爲假定只收其布而不載於軍案去若以假定充其實額蕩滌六十年前之逃簿則事甚著實矣上從之

(補)趙翼進先祖四劄曰竊見民間最可務而可悶者嬰兒之定役族隣之被侵也蓋闕額不可不充而良民無以得則二三歲嬰兒亦充之且逃亡物故者之役無處可徵徵之於族隣雖逃故在久遠者徵之不已夫其族隣自已之役已不堪其苦而又爲他人已亡者之役其何能堪此所以流亡相

丝也臣愚以為嬰兒定役者雖以充定待年十五之後徵其役逃故在十年以前者則皆蕩滌之則民間蒙惠不細矣

(補)又劄曰唐有租庸調之法有身則有庸是有身則皆有役也今外方各邑品官庶孽輩無役者甚多此人等皆可徵木一疋也前所未有之事多徵則有怨矣一疋之徵必不至為怨矣且只徵鄉邑之人則必為恥辱而怨苦矣若使三公以下百官皆出木疋至於儒生生進亦令出之則其出之者自不為辱矣如是則其所収必多可以添補營鎮

可以資給束伍矣

(補)又嘗擬劄曰自古國家養兵之法未有侵徵於軍者也徵木於軍自是我國制法之失者也今雖不能全無所徵若減半於前則軍兵猶可以安其室家矣且束伍之法雜抄良賤而成軍實是良法也然良人之被抄本役已極若又爲此役賤人之被抄者旣有其主之役而又爲此皆一身兩役其苦視他人倍甚而軍服軍器皆使自備夫國家臨亂禦患惟恃此軍而徒有侵優之苦少無優恤之恩何望其親上而死長哉

(補)四年領中樞李敬輿劄曰昔周世宗嘗曰農夫百不能養戰士一吾安養此無用之物遂汰冗簡精兵威遂振然則兵之強弱不在多少臣愚以為大蒐諸道束伍合訓局御營通為十萬之數使無幼稚並籍之患若非武力絶倫洞射命中者皆為火手且於出身武學亦擇精勇者作為一隊則兵既務精不患不強矣

(補)五年疏曰兵農不分而遍設營將田賦之役操鍊之擧每每予盾一朔三操徃而復還遠村之民強半官門嬴粮待候勢所難支三南釋騷烏驚魚

駿根本搖矣少年武夫好生驕横閫臬之臣將不能制尾大難掉禍亂萌矣○又丙申疏曰營將之設倣依中華而非祖宗朝故事何可中廢而更作也令則技藝已熟器械已精依古者春夏務農秋冬講武之法善者陞為閫帥守令不善者黜而勿補使鎮管兵使主之則此弊可祛矣

㊓備局慶尚道東伍奉足定給節目、東伍軍等或以族屬或以隣里公私賤軍保之類自望各一人定奉足每一年糧米七斗備給以補資裝使知其奉足之輕歇以開自願入屬之路勿論官家士

大夫一鄕儒品奴僕並皆充定而豪勢家戶下入接之輩尤甚閑遊若使落漏者不得閑遊並皆搜括差定苦役則人知其終不可閑遊必皆自願入屬於奉足軍兵等旣與奉足相議自望則官家觀其自望時所書年歲父主各載錄於成冊中俾無騷屑之弊各官各所袱奴查覈時太半落漏一一查出充定各官軍兵外補以老殘軍別爲成籍或收布或使嗄其數極多亦甚可駭如此之類者蓋以謀避軍役也軍役若重無根着之人流離若避勢所必至而安土重遷乃人之本情若得輕歇之

役一生安插則流民亦將有奠居之樂必皆自願
八旗於奉足束伍軍年衰有病不實者並皆降定
奉足其代以衹奴查出中年壯有實者充定父子
兄弟一家內雖有五六人而或未免俱在編戶非
但貧寒之人軍裝措備長立操鍊其勢難堪雖以
軍法言之如遇警急則不可沒數從軍或以衹奴
中餘數代定或令自得代定父子兄弟一半則降
定於奉足
五年命設營將於三南壬辰前後柳成龍屢上劄請
修諸路鎭管之制事竟未行至仁祖丁卯亂後朝廷

以各道哨軍守令領之臨難團結將不知兵議置營將丁丑罷之使本邑兼察戊寅以内地竊發甚多設討捕使至是上以先朝舊制不可不復乃於兩湖五營嶺南左右道諸鎭各置營將以統所營列邑兵事

(補)六年大司成金益熈疏曰兵以衛國有國先務然我國貪國也實無養兵之力宜倣祖宗朝公卿子弟皆屬五衛之制除生進初試及有身役有殘疾外不爲舉業者年二十五以上各收二疋布則歲可得七八十萬疋而十萬之兵可以養矣養兵之具旣足則乃可以變通軍制修明師律也今之

禁軍即漢之羽林唐之射生宋之殿前兵明之錦衣衛而爲人主之親兵者令諸道募驍勇有材力者送之京師充補禁旅以滿一千之數而別擇心膂之臣以統之則京師兵强可以潜銷亂萌也上召見奬諭逐條問難命大臣及備堂次第講行

（補）顯宗己亥備局啓曰軍兵闕額勢難一時充定依前定奪庚子年爲始每年歲抄時大邑則一百名中邑則五十名小邑則二十名式定限必以年十五歲以上閑丁充定一年所定未準此數守令解由拘碍次知監色令本道從重科罪年未滿十五歲者加年

定役守令一依軍籍事目論罪〔甲辰以大邑六十名中邑三十名小邑十名改定式

(補)左議政洪命夏遆啓請十歲以下兒弱收布減除上曰雖不可每年爲例限三年十歲以下兒弱收布特爲蠲減

(補)二年李敏迪疏曰古今制兵莫善於番上莫不善於長征李泌之言府兵杜牧之原十六衛其爲說最爲詳備而唐季之神策魏博之牙卒已事之懲令實可鑑也況冗兵日增國力日耗持此不變抑何以善其後也前日有闕勿補之聖敎實爲遠

圖目今戎備不張禁旅單弱且旣聚之卒又難一
散雖不可議罷若因此勿補之意漸消於不知之
中只存初設時舊額則國力可以少紓矣仍爲團
束騎正兵之制使之訓鍊宿衛優恤廩施一如御
營之規則自可以坐具精卒數萬其視竭膏血以
養數千豈不切利相萬耶官奴蒼頭自古爲徒役
之卒令若以司贍奴婢應役京上一如祖宗時則
此可以備繇使矣訓局旣存新額御營軍及京上
軍又各自爲一軍則居然爲南北軍之制矣寬民
壯國庶可兩得

(補)八年朴世堂應旨疏曰國家始為五衛之法本末相貫輕重相馭可謂得古之遺意捨五衛則盡八路無他兵若其忠義以下諸衛又以處士大夫及諸有勞不可下同於編氓者其稱謂雖殊而統率於摠府則同此亦五衛之異名爾中經喪亂以五衛舊卒不足以備用而創置束伍訓鍊御營諸名色軍其名色日新定制各異而五衛之卒又未之罷是以一家之內去而為兵者昔一今三昔二今六增額如此民安得無困乎甲之役苦於乙之役乙之役苦於丙之役不均如此民安得無怨乎

夫五衛之不獲其用非其法之不善由久而廢弛舊制旣難復新制又甚紊使兵異統軍異政本末不貫輕重失馭甚非詐之善者也況今所謂五衛正卒乃但收布而止耳爲輿皂之役而止耳旣名爲兵不應若此設當倉卒尚何賴焉其以新制言則莫善於御營莫不善於訓鍊爲保者不勝其毒斂一不善也爲戶者有離鄕背親之憂二不善也習爲奸頑不循法度三不善也糜費廩給爲國大蠹四不善也無戶保相虐之患一善也無離鄕背親之憂二善也迭番迭休無奸頑之習三善也徵

休下之米布為畨上之廩給財用自出無耗公儲四善也臣竊謂五衛正卒徒名無實在所當罷訓鍊砲手有前四害在所當罷罷此二軍合為御營之制而與御營分立為左右營総置統帥以為京兵之制使無本末輕重之相戾又都括即今兵額大數幾何減去三之一或四之一務精不務多一其事而裕其力以鐲其怨則可以得其歡心責之以死斯無難矣今之難者必以為若去騎步兵則一應於定無以充其役諸色役價無以備其數此則固有以處之矣宮内城門要處分把則兩營卒

可為之矣諸司洑送則雇卒可為之矣役價則忠
義衛及士族子之未得科名者與良民之無公役
者皆收其庸調以給其費則有裕而無不足矣
補柳磬遠曰紀効新書曰凡隊長一隊二伍五
人為伍也一隊十二人郎十人為什也每一旗
下三隊五隊皆可三十為旗也一哨官下三旗
以至五旗皆可百人為哨也一把摠下三哨以
至五哨皆可五百人為司也一千摠下三司以
至五司皆可三千為營也三千一營而四千五
千皆可為一營不必拘定數目但須人士之利

相時措之宜因兵食之額要之不出乎用法而不泥乎法是也兵學指南亦因此為制而曰隊止于三用陣法也旗止于三。拘兵數也哨則四五六皆可通便宜也每營不過五六司每軍不過十營將力當止此也即什百千萬総是一法擴充變化之耳非執此為定法無復可增損也由此觀之則古今兵制皆不膠定其數也

補又曰本國兵制在大典者是謂舊制壬辰倭亂以後有所添設謂之新制近年以來雜設名色尤多殆不可數今欲因時立制宜因舊制酌

以古法而損益之而新制則唯存都監京兵及束伍軍外近來雜役如御營軍精抄軍新選軍別砲手別隊武學射夫各廳牙兵各廳募軍各廳保奴之類一切罷之舊所有甲士彭排隊卒破陣軍伴倘等名色亦皆罷之所當存者唯騎兵步兵束伍軍水軍能櫓軍

(補)又曰古者以田賦出兵卒伍定於里軍政成於鄉自田制廢壞後世制兵只搜括人丁隨得充代是以一邑則東面之人與西面人間雜爲編一道則南郡之人與北郡人間雜爲編雖曰

同隊同伍而形勢不相維面目不相熟奔亡者
匿其跡遷徙者容其奸勢固然矣平居軍制已
紊緩急尚何所恃縱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補 又曰令名爲正軍無不収布故雖有給保之
名而實無給保又以正軍及公私賤同編爲束
伍軍而束伍軍則不給保是以民皆一身兩役
而無一有保之軍矣
補 肅宗二年兵曺査啓良丁節目 一諸色冒錄
及闕丁中年未滿十五歲者似不當定役而闕額
數多闕丁不足不得已以十一歲以上定役○一

自五十五歲至五十七八歲者與丁壯有間不須定役限年収布二疋○一自五歲至十歲之類別錄成冊待其年限次次隨闕定役○一出身子枝及中庶子枝有蔭子孫並當爲有廳軍士口傳施行其功蔭有無自本道查覈上送以爲口傳之地○一各衙門冒錄生徒軍官及武學業武各營在家軍官官軍官稱號之類並爲忠壯衛口傳以爲兼帶隨行之地○一各邑校生則本道旣已馳啓方下備局待覈啓處置而他官案付冒錄校生之類則爲先一併定役○一各邑各色匠人無役之

類除出成冊以送依元餘丁例各限年收布二疋

○一本曺所屬諸色軍兵逃故闕額之類盡數充定後不待歲抄別爲趂卽啓聞以爲軍案付標之地餘數則別件成冊上送未定役前姑爲收布上送本曺軍兵中隨闕定役

○一各項節目遵奉擧行而如有人吏符同受賂用奸瞞報自此現露則一依事目科罪

(補)四年敎曰物故兒弱徵布之弊生民疾苦莫甚於此朝家非不欲變通而未得善策因循至此矣今因諸臣陳達反覆論之收捧戶布雖可除物故兒弱之

弊創開無前之法收布於不曾應役之民役其弊反甚於物故兒弱之徵布决不可行也變通之道惟在廣開閑丁搜得之路漸次充定其闕額以爲物故兒弱徵布蕩減之地自廟堂從速着實擧行可也

補七年左議政閔鼎重還啓各道諸般身役逃故兒弱查覈成冊其中亦不無混雜冒僞之類而已查之後不可無特減一年役布其所減之數則亦當某條推移充償令本衙門得以繼用矣惟是軍兵之役乃民生之最難支堪者令若只減逃故兒弱一年之役布而不爲充定其代則終無革罷安輯之日此最爲

難處矣右議政李尚真曰逃故兒弱成冊上来已久
而訖無處分外方之民大失所望至有怨言矣逃亡
之類則隱避他境者亦多有之固難盡信故曾有限
年事目此則當考其成冊分其應頉不應頉而處之
物故則雖難盡信不可不蕩滌而代定甚難各衙門
牙兵中覈其良人各官各營奴布匠人量宜除出推
移充定則稍可代充矣兒弱亦當依此代定而且可
以待年還充闕額矣曾在孝廟朝物故兒弱減布定
奪之日方以兵曹封不動不綿充償其番布臣適以
承旨入侍以為此事不定蕩滌之限不有復定兒弱

之禁令則兒弱無窮木綿有限必致難繼之弊矣其
後不多年力竭停廢今此變通之際必宜先禁其歲
抄時充定兒弱矣閔鼎重曰近因各道陳弊回啓已
請諸般各邑假托投入者並皆搜出閑良移定軍額
至於工匠之類則因尹以道陳疏查問兩南且聞領
相之言則扈衛軍官定額外追入之數亦多去今該
曹作爲節目分付各邑以如此之類爲先代定而兒
弱之中年過十歲者使之待年蒳應役方在襁褓之
類則亦不可不代定矣兵曹判書閔維重曰軍兵逃
故之類旣自外方查出上送經用雖竭不可不限一

年蠲減其身役矣但各司奴婢之逃亡者其族亦載於續案故臣在户曹時以成冊考準而覈其有族無族其有父母兄弟三四寸者拔去其餘則盡許蕩減而今此軍兵逃故成冊則外方不卞其有族無族而混同抄錄其數無限而稱以今年逃亡物故者亦多有之今若更查則必有騷擾之弊雖許一年身役之蠲減自本曹詳細查出問於該邑知其逃故實狀然後勢將別樣變通充定其代矣工曹判書申汝哲曰成冊既捧之後固不可失信於民而今年雖蕩減明年又將如此疤弱則令年役布爲先蠲減自明年隨

其年蒳漸次収捧其中減縮之數別搽拮据以充其
不足之代物故則依右相所陳以外方離色収布工
匠之類補其闕額逃亡則外方查覈多不着實更加
明查後從實變通俾無虛實相蒙之弊宜當閔䲋重
曰兒弱中一二歲者豈可使之待年應役也處置之
事爲先令兵曹講定節目何如從之
八年置禁衛營以訓局精抄軍及別隊移設一營之
制使金錫胄以本兵兼総其事
精抄軍本摠戎廳東伍中抄選而別其㺃者也仁
祖朝延陽君李時白又擇騎兵之驍壯者別設一

廳屬之訓局顕宗朝兵判金佐明進紀效新書及
錬兵實紀等書即命頒布使精抄軍習行之仍以
本兵句管又置都提擧其後洪重普金萬基判兵
曺益加通變始為完局至是錫胄建請先就都監
軍摠改定部司抽出精抄軍及中部别隊合為一
營領議政金壽恒以為别設大將有所難便姑令
兵判兼帶左議政閔鼎重亦以為可遂以大司馬
兼大將以領之錫胄又言戎政俱出本兵而又兼
此則事權太重請設都提調提調以分之從之廷
議或病其軍門太多癸未因良役釐革之議上慱

詢於朝李寅燁以為數十年圍束不可遽革只命
稍減額數英宗乙亥以本兵只取地望且患數遞
有非任將之道命取文武中有將才者別為大將
金錫冑條陳劄曰訓局軍五千七百七內當減者
七百七以其所減送于別隊標下別隊軍一萬三
千九百四十九內分為四部十六司八十哨餘三
千二百一並其資保當為降保者六千四百二精
抄軍三千七百七十三內作為一部二十五哨餘
四百二十三並其資保當為降保者八百四十六
精抄保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八與元軍資保降保

者合一萬二千四百七十四內六千五百九十五納米仍屬五千八百七十九還屬兵曹以別隊精抄兩色合為一營本營則稱以禁衛營軍兵則稱以禁衛別隊俾與禁軍騎步兵相配而分為十番輪回遞上

閔鼒重奏曰訓局軍兵徒費廩料殆同市人為是之慮初置別隊欲為漸次加數上下輪番如御營之制而令若合為一隊則訓局軍制終無變通之望一不便也我國軍營太繁號令不一固為識者之憂而又置大軍門二不便也將任得人為難本

兵旣當主管則只擇地望未必是曉解軍務者三不便也

㊉九年正言金搢疏曰國制簽軍必用良丁一國之內除士族公私賤吏胥之外良丁甚少不能十二而又於其中爲書院鄕校僧徒之所耗者過半軍額寡少蓋由於此書院鄕校之弊固當以次釐正至於僧徒則依法典給其度牒無者卽以定役則不至如今日之散亂無統而良丁宜可得矣

㊉吏曹叅議朴世采疏曰軍制者古今沿革無常如以周室之事言之必立比閭族黨州鄕之教以爲

伍兩卒旅師軍之用其義尚矣至于唐與始爲府兵𨙻稱善法及自開元以後其制旋變重以藩鎮煽亂因成長征之卒兵農遂分天下塗炭誠以府兵之弊歸於弱弱則難戰長征之弊歸於驕驕則難養禍亂初平之時國勢壯盛雖用民伍而足以備禦兵戎旣作之後敵兵銳急非素鍊習精勇之士莫可應卒其勢不可兩廢令當更爲經制以體古者田賦出兵之意而别怠精抄善養之計以趍時宜方合變通之義矣

㊒又曰昔高麗太祖實逮事唐襲其兵制而爲六

衛上下相維體統相屬一時稱安肅宗以後值女
真之亂此制亦變及至我朝又立五衛以爲鎭管
之法士族良民率皆隷屬焉行之旣久寖以頹廢
幾不知有兵革島夷八寇八路陷覆幸賴天朝前
後出兵而救之大亂隨平於是乃更置所謂束伍
軍無論私賤雜類以爲鄕兵而五衛仍廢只以綿
布上納令當還復舊制使士族良民稍知恴義者
編於行伍庶幾有仗義效忠之心而無𢿱驚鳥散
之患矣丘濬嘗論府兵曰使當時知其獘之所在
補其罅隙擧其偏而振其所廢墜雖至今存可矣誠

哉是言也

(補)十年大憲李端夏疏曰我國束伍其數至於二十一萬餘名而老弱相半一人又兼數役爲單無一利而使渠自備軍裝戰馬有頃則輒加刑杖此虛兵也非養兵也如此而望其兵之精乎臣意令就束伍元數中揀其丁壯十萬以其餘數各給保一名又有若干給復則可以措備軍裝三冬無事之時各邑守令試其放射猶可爲有用之兵矣倘有外寇十萬精兵若當一面雖勍敵可禦如或兵連禍結則亦宜盡民爲兵用古者遍境出師之法

何止用此十萬兵也

命於咸鏡道選置親騎衛南北兩道精抄有膂力弓馬才者各置三百六十俾為緩急之用其後增抄分隷於監兵營共為三千人

補親騎衛抄擇節目　北道十邑使北兵使抄選三百人洪北利端三甲六邑使南兵使抄選一百五十人咸興以南七邑使監司抄選一百五十人每十人擇其中一人為領每三領擇其中一人為正每五正擇其中一人為將團束之制依倣禁軍之規○無論前啣朝官出身業武武學閑良品官

儒林校生軍官驛吏平民雜色有軍役人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豪勇精悍膽力過人者自各其邑優數抄擇送于各營各營更爲比較或擧重超高或試射馳馬而大槩必以有膽力善馳馬爲主或年二十以下四十以上者如有才力過人不可不抄者具由啓聞後入錄○每十人置火兵一人袱直一人驛奴官奴公私賤中亦必有才力出衆善於馳射者嚴加試才抄擇除其本役充定火兵袱直與元衛一體給馬給軍裝給保而一年四試才內三次優等八格者許其免賤陞元衛○以各其

邑所居人定給二保以為修補軍裝飼養戰馬之地良民若無閑遊者則雖他軍額中人從自望皆許移給本道軍兵中甲士則有保五人騎兵則有保三人步兵則有保二人當初立法之意則騎兵以立馬比步兵加給一保甲士為當先戰卒無有造甲之費比騎兵又加給二保即今本道甲士騎步兵並為應役於官中元無苦歇輕重之別而給保之多寡不同事甚無據騎兵保各一人甲士保各三人減除以給新設親騎衛○一年四仲月定日聚會於各其所屬營門試其才藝柳葉箭片箭

騎芻鞭芻四技每年冬仲月試才後通計四巡優
等分數北兵營三人南兵營及監營則初年一人
次年二人式監兵營輪回相間抄擇合一道六人
式啓聞下該曹調用○戰馬以附近牧場馬捉給
而其不合者使渠添價改備或自有戰馬不顧官
馬者亦從願施行官馬有病則自營門看審後還
納牧場代受他馬再次添價改備者以自備馬置
簿頉下於官馬案官馬之見失及致斃者使渠代
立若過六年則亦以官馬代給○年過五十歲或
年未滿而氣衰者被抄後有病者或當初誤抄後

知其不合者並即頉下以年少驍健者代充其中年過五十而或有膂力尚壯豪勇可惜者依四十以上抄擇例具由啓聞後仍存

(補)弘文正字李頤命劄曰竊念騎步兵上番之制實是祖宗朝良法美意始則以宿衛京輦之兵今直爲奴虜徭使之役固已大謬於本意矣每當番次戶首徵六疋布於三保以備行資留粮而自稱其太半不足者就點於兵曹則兵曹擇其中老弱不合力役者納布五疋而歸之此與立番兩月者苦歇懸殊故行賂胥吏競相圖囑耗費倍蓰其弊

不可勝言前者本兵之臣請令各邑擇其中壯實者上番而收老弱之布直納於京中此甚矯弊之好意臣之愚意今雖不可遽減其番若自明年正月限以秋成勿論壯實老弱各自其邑並收其戶保之布八疋而依精抄軍布輸納之際除出馱價於元數中直納京中京中各處徭役之軍盡數雇立則縱不能均施大惠庶可以安頓室廬少紓行役勞費之苦

㊉十五年備局啓曰卽見江襄都事牒呈內本道儒校生上年秋考講時以先賢後裔大君後裔及箕子

子孫韓氏新羅敬順王子孫金氏麗朝壯節公子孫
申氏免講懸頉者半居曾在乙卯年間故清城府院
君金錫胄為兵判時陳啓榻前以先賢後裔規避軍
役者甚多曾聞朝家定式雖是先賢後裔七般賤役
之外騎步兵等良役並皆充定而國綱解弛人人皆
欲閑遊事極寒心至於大王子孫嫡派當為忠義者
外凡係賤庶之類亦六代為限其餘並為充定軍役
事自兵曹作為事目奇氏韓氏之稱以箕子後裔者
安氏之稱以文成公子孫者薛氏之稱以弘儒侯子
孫者禹氏之稱以禹祭酒子孫者文氏之稱以文益

漸子孫者申氏之稱以壯節公子孫者明氏陳氏之詐稱受高皇帝命旨者楊氏之稱以楊伯起子孫者孔氏之遠認先聖後裔者韓氏之稱以上黨府院君子孫者並爲勿施軍役事列錄知委於各道矣朝家事目如是明白而外方冐濫之弊猶復前日殊甚可駭且所謂大君後裔者若是嫡派忠義則元無擧論之事若是賤庶之派則不可以此懸錄稱頉本朝大王子孫亦限代數新羅降王到今延千載之後許免其子孫之役尤涉無據其他以先賢懸頉者只有姓氏而無其名字又不知其何人此等事有難一任其

虛僞濫雜俾售其奸欺之詐更爲申飭於諸道凡若
此類使之一切以事目施行宜當
(補)又啓曰校生者講本爲勸課學業非但汰定軍役
而已雖是應許免役者不能識字則決不可冒錄校
案以爲不讀書之淵藪落講之後或可分揀於定役
而額作一案元不入講尤極無理此後都事考講案
中不許仍前以如此等雜頉懸錄事各道都事處申
明知委從之
(補)閔鎭遠校生講汰議曰良民之冒屬於校生軍
官等役及冒稱幼學忠義之類沒數查汰充定軍

額以復舊法最爲正當道理而此類怨讟大起則八路騷然禍亂必起故前輩之不敢輕議者此也夫此類之最所深避者軍役之名也今若別設名號稱之以備局軍官凡各營各邑軍官旗牌官哨官之類皆屬焉使之永勿汰定軍額而歲納一疋布每年定官試射居首者許令直赴優等者減布在喪者及方差各營各邑任掌者減布每當設科八屬此役者外勿許赴擧雖士族鄕族之業武者亦令八屬而後赴擧而減半納布則閑遊之輩必多有願八者校生及童蒙則名曰額外校生每年

一次定三試官講純通者减布其餘皆納一疋而元軍二疋之役皆减其一疋以校生軍官所納之布充其代年久之後軍官漸至數多而漸減軍額則白骨隣族之弊自當漸祛矣

(補)乙酉定落講儒生罰布節目 詳見學校考

(補)戊子領議政崔錫鼎劄曰釐正廳事目校生考講不通者姑勿定役徵罰布二疋姑勿定役誠幸矣罰布二疋與騎步兵之役無異不亦重乎卽令外方校生額外冒八者甚衆兩西則一郡邑或千名或七八百名兩南亦然湖西則雖不如遠道少

不下數百云釐正新法之初講規稍嚴數年之後弛緩如前通一道考講不通不過十人或不滿十人如是而其能有勸課之效乎令宜别為定式儒林鄕族外無蔭閑遊之人良民無役者許令屬於校院西齋鄕校則依法典定額州府七十人郡五十人縣三十人外皆稱額外每名收綿布一疋勿定軍役其有才者從自願試講製三次入格者方許除布書院則法典無定額令酌定州府郡縣校生各减十人額外則徵布免布如校生例校院實額有闕則令齋任薦額外文行可合者十人本官

試講製陞補且外方皆有軍官而無定額今酌定
州府一百人郡七十人縣五十人補以武學生額
外則如校院無定數從願許入亦收綿布一疋春
秋試藝三次居數者方許免布實額有闕則以額
外試才陞補夫如是則儒生士族外無賤良人皆
有歸宿之處所餘只軍保而已軍保有闕以軍保
子枝充補則不患不足盖凡民百人之子枝恒過
於百人故也即令承平日久武備齟踈守令無手
下親兵軍官百人或五七十人臨亂不無少益且
三代古制國子學生無事則講明禮義有事則教

習車甲校院生臨亂或可倡義爲捍王禦敵之用豈不好哉且外方多有募屬軍官除番納布之類私門專利在所當禁也摠而論之户布之法逐户徵布父子兄弟異居者皆入於率户其非親戚者渾入於挾户則民户日縮坊役雜支丁錢之法計口徵錢奸民避役者圖漏於帳籍貧民無依者轉徙於他境則漏口無以防奸流民必至徵族此户布丁錢之所以難行也今此校布之法士族及軍保外無蔭良人分屬於校院武學各其案録無有隱蔽勿定軍保則厭避之心差寬從願許入則騷

擾之弊自祛一人單疋視罰布減半而不至甚難於辦納合計摠數將不下數千同而足以充用於經費逃故未充之民以此移送則各司苟艱之弊亦可因此而少救

補 十六年備局啓曰卽今中外萬民之愁苦專在於身役之偏重而閑遊之輩太半免役良民之役名色多端每當括丁之時不得丁壯則輒以兒弱充補闕額以致下戶殘氓之一家所收或至十數疋朝家非不知此弊而已設之軍門不得猝罷已痼之流俗亦難猝變相與講究不得善策矣諸各司及監兵統水

營各官守令之私目收布之數曾前亦已查定軍役而尚有餘數則許其用度稍加減損汰定軍兵之闕額以爲一分之實惠以此查問各司及諸道監兵統水營各官處之何如從之

(補)二十五年左議政崔錫鼎奏曰我國軍制之弊實是前古所無軍門名目猥多騎步之類只有軍名可以得力於緩急者乃是束伍之軍而率以疲殘者編於軍伍此甚可慮至於各樣軍額及保人無以充定故黃口編伍白骨徵布之弊皆由於此近因荐歉久廢簽丁之擧數年之間流亡想多若

於日後一時充補則其勢亦難臣意以爲各軍門軍兵哨司稍宜減縮迯故之代一並擺落更加代定則或可爲救弊之端矣

(補)三十六年始置吏奴隊於各道

諸道束伍皆隷於營將列郡臨難無兵可守先是因朝議以吏奴團束爲伍而節目猶未具至是更飭諸道一遵成法又令以其中有才藝者拔爲將校其後與驛卒及三局保人並作隊英宗庚申以外邑弛廢不行申明舊制使各成部曲教鍊如式

(補)三十七年備邊司良役變通節目　畧軍士物

故則屍親即告官屍親有故則同里任掌馳告守令即爲親撿逃亾則里任馳告本官後頭〻人及三切隣查問捧招以憑後考代定則尊位以下有司色掌及頭〻人商議擇無役有根着者望報官家而本里無閑遊之人則移送傍里又不能得則轉及次里又各里任掌必須擇差至於尊位宜定上副尊位必以其里之表著兩班爲上尊位閑丁望報專委副尊位以下而上尊位撿察里定時計家座次并男丁名數憑準帳籍又京外軍官旗牌官之屬亦爲試射考講見落者汰定軍役校生亦

一年一度考講拔其尤者充元額餘數以補軍額
都事覆審時以其元額案抽栍試講考勤慢其見
落者亦使本官定役後以額外取才陞補其代以
額内外時存實數修正校案而書院西齋生依丁
亥定奪大賢書院三十人賜額處二十人未賜額
處十五人亦並錄於校案末端又各邑民戶軍額
多寡監司詳察啓聞變通參酌移送又京外各衙
門軍門營門營將所屬各邑不得直定待本額有
闕方許新入而自本官報該衙門充定又須分之
後闕額未充定一二名守令䄇由拘碍三名至五

名罷職六名以上削職限内未充定侵徵族隣則

守令罷職解由拘碍里定時任掌容私現發則副

尊位以下刑推後無身役者降定其闕額僞逃僞

故者自其本里代定則被簽之人必有搜覓現告

之擧二名現告者特為許頉其役當身自現者免

罪若發於代定者之口則治罪改定最苦之役

㊓判中樞李顚命良役變通劄曰即今禁御兩營

雖盡數工番通訓局不過為五六千人宿衛之单

弱可為寒心令合騎步兵三軍門户保精選丁壮

三十萬分隷於軍門每番合徵萬人可無单弱之

屢矣漕水軍外騎步兵束伍新選等諸色有兵名者及各邑保人有身役者一併罷之選軍三十萬内上番者免其年之賦其餘並減三分之一三人共一布比閑丁則稍輕而比上番則有别矣唐杜牧之論兵曰莫善於番上莫不善於長征誠至言也今若精選外方丁壯則訓局兵亦爲漸次變爲番上之卒以除長征之弊選軍之不上番者則令各道兵使無事則春秋操鍊有事則領率勤王

補又私議曰兵之養之鍊之用之在財無財是無兵也財之源在丁布曰訓局精鍊爲輦下親兵而

子欲革之何也曰舉一國經費之半養兵四五千可謂得乎式年陞户之弊驕老難御之實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禁御兩營卽古之府兵國初五衛之遺制也改訓局兵制一如禁御立三大營犬牙相制而分統六道内屬兵曹可也曰以令之紀綱人心欲革訓局能無激而生變乎曰以漸不以驟則無事矣以訓局步兵四千餘人分屬於三營爲標下合兩營元標下一千五百餘人比令制三營標下三千七百人則剩兵當爲二千餘人而有闕無補汰其老病罷式年陞户之法聽其自願歸家者

則不出數年當自革矣曰步則然矣馬將何如曰此亦分屬三營有闕則以出身年五十以下者補之則費省於禁軍而皆已鍊之兵也與禁軍相為表裡常置二千騎兵於輦下古所無也且可以疏通許多出身食料之路矣曰閑丁難得為今之一大患五十萬軍何處得来曰東伍騎步兵諸色保人皆罷自當充遞矣曰無已太多耶曰我國萬乘之國也周回數千里不有此數其何以護王圻禦戎侮耶男丁幾二三百萬而只取五十萬則是卒五取一也比古之三取一今之擁虛簿百餘萬亦

精矣且三營兵不至二十餘萬則八防之歲促矣
八防之歲促而又責丁布則偏苦矣然而不賦丁
布則令方患不足而所失多矣爲兵者常年賦三
分之一八防之歲全减則猶爲輕矣五十萬内除
八防及京外全不収布者十餘萬餘三十八九萬
常賦三之一則所失不過十餘萬足矣曰牙兵土
卒之制何也曰我國監司兵使除兩界外無軍之
將也雖有牙兵散在諸邑一有倉卒何以號令非
特外侮豈無内憂令若一道之中各置近萬親兵
可以朝令夕發布置相望以重馭輕則豈非善策

耶各鎮堡山城有名無兵是亦棄之也今以四萬人分給之比前倍之矣曰守禦摠戎之罷何也曰我國兵制患其名目多岐號令多門既置三大營近萬馬步兵又安用此贅卒耗財而損實耶罷而歸之於信地足以壯外而拱內潞楊廣水四鎮環京師而碁布綿制松沁兩都扼守水陸門户緩急有所恃矣曰牙兵及三營兵監兵使將之守令則手下無一軍可乎曰束伍之時不亦然乎且無事則守令理民而已安用兵有事而行則守令當各以其邑三營兵從監司兵使守則收布之丁按籍

而皆可兵矣雖非素養之兵可以保邑倉護婦女而自守比於今之頭緒紛如散亂無統者不亦愈乎曰兵曹以本兵無一親軍可乎曰騎步之一朔入防於兵曹者為一千六百名前此或入防或収布雇立今罷騎步諸色矣此何可不為措置耶今若以守禦摠戎京牙兵之當罷者及募入自願者㒼其數而團束之食其食而應其役有事則亦兵也且以禁軍局出身庖筆隊武藝別監盡屬之於兵曹則馬步合三千餘人矣或加出一二哨旗手軍牢為禁軍之標下則好矣

曰令之議者或曰巖餙外方勿論校生軍官

可合軍役者皆令汰定則良役可紓或曰良丁毋論某名目均捧一疋則可矣二議與户布之議方在商度中何如曰不能大更張而徒欲區區牵補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至於汰定則壬戌盡出三軍門餘軍以填騎步逃故頃日又减各軍門軍制括出餘軍出付各邑而未久逃故之弊如前令雖汰定只可少救目前非遠計也若其一人一布則可减令役之半而只責於良民則二猶不足於經用况一乎我國人素多等差士族也閑散也校生軍官之屬凡四五層所謂良布欲始自何等

責出也工自卿大夫子弟各出一布而後閑散而
下可無怨矣然則不若丁布之人收半疋作法於
涼也若戶布則固良法而亦多掣肘合戶之難禁
也多少之難均也故必也丁布而後可無此患然
欲丁布則必先一軍制而齊其亂嚴漏籍而整其
本申明從母法而培其源此三者所以制其本也
每歲之末考生籍而以防其失修死籍而時減之
以平其寃料理耗歛罷束伍復戶理魚盐以助不
足此五者所以濟其流也曰漏籍之戶皆貪殘無
依之類漏籍之禁初非不嚴也令又抵死不出則

奈何曰是不然漏籍者之不畏嚴刑重法而輕犯國禁者畏重役之心甚於畏法故徼幸一時之無事非樂為之也今若先須丁布事目於八道使民曉然知其減於舊役者四之三然後先聽其自首限十日不出者杖之里任之知而不告者流之又聽其自首限十日不出者流之里任加其罪又聽其自首限十日不出者並里任誅之限內自首者免其罪不出一月八路無一漏籍者矣大抵漏籍之人縱可欺其守長不可欺其里任里任知之矣嚴法而迫之則勢不得不重賂而免與其重賂而

漏寧輕賦而首尙非豚魚當知所處矣曰歲末之
申明生死籍者何如曰每式年旣已按帳而分別
可捧不可捧者籍之矣每歲待年者別爲一籍而
許年入之物故老病入仕者別爲一籍而報則減
之一歲之中入而不入者五減而不減者五則守
令論以禁錮當減者里任報而卽減之並籍記其
里任姓名或不當減而後覺者里任誅曰料理耗
穀等法何如曰東伍罷而復戶自當罷矣然當以
其所出納於軍資比三手粮例耗穀則許一道還
穀之數一番整頓滌其虛錄準其邑戶而等苐之

然後每年耗穀則不復分給於民量給於監司兵水使鎮堡魚塩則公私折受一切罷之各令其地方官収税而納之於京三營以助軍費此法之最合於古者只在於強族不敢獨漏下户不至偏苦而其歛財也寡其役人也均其裁規也簡其取法也遠有田者此有税有身者此有布民有一定之役國有常用之財閑丁有餘而闘士自倍矣民役旣減而國用自足矣財無伸縮役無輕重而貪墨者無所容其饕此實救時之良策

三十八年置别武士於平安道視北路親騎衛例

補 李畬曰我國無兵唯禁衛御營兩軍之歸農者為累萬若盡數徵集庶為可用之兵第未知其規制綱紀可能臨急畢集自今立制若邊面有急變命將出征則就其地方以虎符徵發使為親兵如分與衛卒之法則後必得力

補 四十三年左議政李頤命遥啓今日數三宰臣所持難者有三其一以為禁軍合於步兵有相制之益令不可使騎兵獨行習操也臣亦數三代行禁營之操矣禁軍則旗鼓各異別設一陣與步兵不相干涉步兵雖有警亦不赴援遮截時以別號令乍犯步陣

而已實無相制之益矣步軍停番時則禁軍亦獨爲
行操矣其一以爲禁軍不屬禁營則難於接濟此爲
難處也禁營之設本非爲接濟禁軍合屬之時雖推
移米布借用工匠此一時權宜非應行之事也從前
兵曹禁軍草價木分給時每以餘丁木憤貧木工下
事入啓本無籍賴於他軍門之事令自兵曹拮据接
濟可矣而不宜以此仍屬禁營矣其一以爲令若分
二之兵曹判書手下無一軍事不當如是兵判之職
本非將兵平時則宿衛禁中有事則運籌帷幄京外
諸兵自在摠領之中而從前無一卒一旗之見帯者

故曾在仁廟朝延陽府院君李時白出征鴻山土賊
柳濯時抄出訓局御營將校軍卒而去出征之時猶
且如此况平時守例兼各軍門提調令若除出各軍
門標卒若干屬之兵曹判書如軍務坐起禁軍習陣
及擧動時侍衛用爲前排亦無不可矣精抄廳則先
王朝故相臣洪重普以騎兵上番只爲徭使而其中
多壯實可惜者請抄數哨以補宿衛之卒其後或增
或减仍成禁衛軍初未嘗爲接濟禁軍而設又非爲
兵曹判書手下無兵而設也且以近日擧動時言之
兵判以侍衛入於衛內禁衛軍無大將以中軍領之

常時擧動時亦甚未安況警急時當爲無將之軍是可謂制置得宜乎不但今日數遞之弊而已領議政金昌集曰禁營未設之前禁軍接濟自是兵曹之事禁營旣設之後兵判兼帶大將故以禁營物力推移接濟矣今者分而爲二則自兵曹有難獨爲接濟以此持難矣李頤命曰大典內禁衛百五十人兼司僕五十人後續錄成化年間加設羽林衛四十人平時則不過此數接濟之道不難孝廟朝加設爲一千先王朝更減爲七百其數三倍於平時故接濟之道漸廣兵曹尤以爲難矣左叅賛閔鎭厚曰頃年禁衛營

革罷之議非全罷禁衛營也以禁衛軍移屬訓局凡事一如御營廳而以訓局馬兵更定額數分屬於訓局御營廳其餘數有闕勿補則實合務精之道而可除無限之弊故臣等力陳而蒙允旋爲反汗臣嘗慨然臣在本兵時見之則禁軍所用諸具或有移置禁衛營者故卽爲還送於兵曹及良役變通之時加定禁保等分額者實有其額而卽令禁保等闕額過半云此由於兵判數遆之致令若按其名額準數收拾則分而二之恐無所難矣兵判李健命曰取考禁營設立時謄錄則精抄本自騎兵抄出初爲二百漸次

增加至於一萬一千餘名矣故相臣金錫胄設爲禁營時六千餘名仍屬禁營五千餘名還歸兵曹此乃還騎兵之名也蓋二軍色自失此六千餘名之後所捧減縮而此本兵曹所屬而割屬禁營之接濟禁旅不爲無據矣李頤命曰若以騎兵之自精抄移禁營謂可以自禁營接濟禁軍則訓局別隊亦移作禁衛軍訓局馬兵亦可自禁營接濟乎此則不當如是矣騎步兵額數祖宗朝必有定制而文書蕩然無可考兵曹有字隊虛位充定云云文書所謂字隊者一字五十人云未知自天字止於何字也文宗朝世祖大

王作五衛陣圖肴之則兵曹爲大陣與騎兵錯排然

則騎步兵卽五衛軍名矣變通節目熟講磨錬後新

大將差出似好閱鎭厚與兵判相議爲之宜矣從之

補四十四年黃海道武士節目　監兵營各限三

百名水營二百名勿論出身閑良士族之不事儒

業中庶之閑遊者曾經將校及折衝僉司僕各邑

軍中擇其驍健武士足備戰馬軍裝者許抄年二

十以後四十以前豪勇精悍膽力過人者各別比

較必以有膽力善馳射爲主或年二十以前四十

以後者如有才力過人不可不抄者勿拘以上年

限亦爲抄擇○每十人抄其中一人爲領每三領
抄其中一人爲正每五正抄其中一人爲將團束
之制依倣禁軍之規○令此別武士旣擇其戰馬
軍裝足以自備者則他無可論其中技藝可惜而
弓矢環刀鞭棍等物不能自備者則自監兵水營
料理造給毁傷有頉者各營撿飭修補其有頉除
下者官備之物則使傳給於代八人處○一年四
仲朔定日聚會於各其營門試其才藝六兩柳葉
箭片箭騎芻鞭芻五技每年冬仲月試才通計四
巡優等居魁者及各技沒技者出身則邊將除授

閑良則直赴殿試○一年四試射時監兵水使親
為點視軍裝傷敗或未備戰馬瘦瘠技藝鹵莽者
輕則棍罰重則汰去或別有罪過者亦為決棍汰
去各營更擇驍健人代充其額○一年優等沒技
人啓聞外其餘更無施賞之事則亦涉埋沒必無
興起之效每年四巡試射時監兵水營各十人每
巡抄出輕重施賞賞物出處令監兵使料理啓聞
施行○依禁軍例每十人祗直一人定給而勿論
公私賤良人自備卜馬應募除其身役戶役許令
團束○試才計劃之規一依京中朔試射之例只

計八格矢數勿計分數鞭䇲京試射之法五中計一矢六中則計二矢四中以下勿論以此定式施行

補景宗三年關西別武士試取節目　一監營兵營義州一依咸鏡道例合四等計劃抄出優等三處各二人居首直赴殿試之次邊將除授又其次各八人武自本營以米布施賞○一四鎮段別武士數減半義州各抄優等一人江界昌城合較畫數居首直赴殿試之次邊將除授宣川三和合計畫數畫多者直赴殿試之次邊將除授要使四鎮

每年居首直赴二人之次邊將二人使之均平又其次四鎭各四人米布施賞○一兵使親試時沒技人許其直赴非兵使親試而試官試取時則沒技人依優等蔘二人例施以邊將承傳四等計畫雖非兵使親試一體合計

補李光佐時兵曹判書筵啓曰各軍門將士久勤調用之規古則以三十朔定式識者以爲三十朔太速無謂矣頃年改式六十朔自此官方有漸不知有聚遷之弊而蔘念六十朔內如教鍊官等若役或身故或在喪未及遷轉者有之此爲可矜大凡叅

下遷轉之規叅奉十五朔奉事十五朔直長十五
朔合計四十五朔乃是恒法其外三十朔窠乃是
別格非可爲例陵叅奉則雖六十朔以其一朔每
得半仕故爲六十朔而實仕則乃是四十五朔也
以此觀之四十五朔最是可據各軍門久勤遷
轉之規皆以四十五朔爲定式實合事宜別軍職
則待之自別依前勿拘朔數遷轉而其外各軍門
久勤之類則毋論緊歇閒都目法亦勿用一併以
四十五朔方許遷轉事永勿定式斷勿撓改此後
渠輩或有更生希冀欲復以三十朔者則嚴禁勿

施以四十五朔永久定式施行何如崔錫恒時禁衛都提調曰各廳久勤之規依參下舊官出六之例改定以四十五朔似為依據如是定式固無所妨而第所謂間都目云者軍門將校當次者其都目未滿朔數則不得遷轉而至後都目則雖未滿朔差除邊將之謂也此則當初定朔數後已成通行之典令若不為擧論則此輩必皆落莫依前已行之例差送恐為得宜矣光佐曰四十五朔遷轉之規則依臣所達永為定式乎上曰依為之

補李真儒時吏曹參判遥啓曰以物故言之必有冤帳

而後可許其代定而或有無屍帳而徑先許頉者
其逃亡者則必有十餘年前可據公文然後可以
許頉今直以近年逃亡懸頉仍爲代定老除亦必準
四十五年實役之限此類皆無防限只講年滿六
十許頉此皆違越事目在例當爲勿施刪汰而但
監司兵水使旣爲磨勘至於狀聞啓下到今釐正
極涉重難矣李光佐時右議政啓曰此在兵曹善處之
如何以事情言之物故虛實不係屍帳有無苟欲
用奸也並印屍帳何難也眞物故亦多無屍帳矣
至於老除亦難以實役四十五年爲準蓋軍人非

皆十六歲定役或三十四十始爲定役者有之如此之類必責以實役四十五年後老除則豈不難乎大抵定軍者每增年十餘歲六七歲今考出初定役都案所載年歲而許之忝以增年之數而斟酌許之通計約過六十餘歲則許其老除可矣至於逃亾果爲直逃則侵刻隣族實爲不可忍之事而其中僞逃居十之六七十年之限不可改矣

英宗四年始設別騎衛隷於禁衛營是年逆賊麟佐希亮等稱亂於湖嶺間王師討平之及凱還特命設科試取從征將士別置科窠三十二以屬之

(補)承旨金潗巡啓吏奴作隊自是美法各邑吏奴皆在邑底爲守令者平日預爲團束則緩急可以緊用朝家之前後申飭非不嚴明而法令解弛多歸文具臣常慨然於此矣昨年待罪甲山時又因朝令抄選吏奴之壯丁依例作隊春秋束伍軍隊鍊時亦一體鍊習則能解坐作之節而亦皆勇健可用實非殘劣鄉軍之比更加各別申飭以責其實效何如

(補)五年武臣李汝迪巡啓我國軍制設置之初各邑束伍領付營將守令則全無手下所領之兵此已寒

心保人之納米納布者亦多有壯健之軍使各其邑
圍東此類成案以置平時収布臨亂領率則守令有
手下之親兵保人輩亦有主管之處似合便宜至如
兕械則軍兕餘存者使之分撥而其不足之數則三
稜杖造成不難亦可堪用保人作隊及造置稜杖等
事令廟堂禀旨變通分付諸道從速擧行何如特進
官朴師洙曰吏奴作隊事庚寅年海賊騷屑後曾有
朝令而其時節目中有吏奴保人一並作隊之語保
人云者或謂訓御禁三局保人並為作隊或謂人吏
官奴之保人當為作隊各邑眩於擧行因循置之吏

奴則乙巳後曾有申飭而保人尚未作隊令此李汝迪所達納布納米者即三局保人之謂也上曰令廟堂稟處

補六年定東伍節目　各鎭營將先於所屬之邑定其部司自營將所居邑始為前部前司前哨後次次計其司哨從附近排置環回首尾相接凡發號放令始自前部末至後部挨次口傳相準湊合不過為呼吸之間則臨亂徵發必無後時之弊○附近作隊不必以新充定而為之以其時存軍卒區別其所居遠近相換完聚各邑自邑底里始起

第一隊從家座次第排布編伍使戶籍統戶與哨隊行列箇々相準無一錯雜而必以抄遞旗々遞隊之法作哨自近漸遠脈絡相通勿許間村亂隊必存魚鱗之制〇如是定制之後其中有物故者則統首面任及該哨旗隊長三日內告狀卽發鄕任與該旗揔眼同撿屍後仍於其里中搜得可代者撿狀之末捧頉辭來省審後卽爲塡充俾除推捉擾民之弊〇其中有逃亡者則當該旗隊長本里任掌等一邊搜訪一邊告狀而十日內終不督現亦於本里中擇出可合人捧頉塡充代定之人

搜得迯亡者以告代定人頉其軍役迯軍重棍五
十度後降定羅卒之役○偽故一名以上現告
者雖他軍保許頉其役以為激勸之地而當身依
律勘罪自現者勿論自官查出者亦依軍法施行
偽迯二名以上現告者一體許頉其役○本里若
無可合代定者則就其傍近隣里搜得填充本里
如或隱其可合之人欺罔官家旁里之人嫌其移
定有所現告則各該任掌繩以軍門用情之律旁
里代定者即速頉案後以本里隱漏者代定○迯
故之代故則三日迯則十日内一一填充決勿違

越定限以至闕伍之弊老除兒弱病癈零殘等雜
頉段置該哨官這這報本官親審後卽令代定而
每年十月内守令親自點視如有苟充不謹之弊
則當該將官決棍三十度後一依逃故代搜定之
例自本里抄擇代定○逃故代定之類必欲待歲
末合數磨勘於各營則其間奸僞易生而且情債
收斂亦有弊端必使朔末公事時某故代充某某
逃代充某某居住面里年疤每朔馳報營上案改
書後題書目下送則邑案亦依此改書而營邑案
必爲刀割洗補踏印而勿爲付標○各里任掌輩

難於闕額塡充或有逃故而不卽告官及知其姑避而不爲直告有所現發並以軍律施行里中土豪之輩不但容護其奴驅入軍伍可合之人假稱奴僕而容接於籬下者各别摘發刑推定配○各里任掌輩富饒可合人捧賂容隱傭奴雇兒給價募得假稱本里之民而姑先代定旋卽逃亡任掌所爲誠極絶痛開丁捧疤時必須考籍如非本里所居者當該任掌論以用奸軍政之罪決棍四十度後卽爲退送更令責納於本里○操鍊之法旗隊鍊最甚緊要雖以年凶操鍊停止之時一隊之

軍在於一里之中一哨之卒在於一面之内當春
秋農歇之隙司哨旗隊之鍊次〻設行各哨官報
于本官本官轉報於營門則營門定以某日某哨
抽栍分付次第輪回於一境而當其習鍊時定日
期會於村前點其軍裝視其壯弱亦習坐作進退旗
鼓聽視之節而器械破傷這〻報本官趂卽修補
其所精利一如臨亂對敵之時○哨官旣是百
人之將則必才兼百人而後乃可堪任而如此之
人今難一〻求得然必擇人然後軍卒可以歸心
戎政可以修擧代頉陞降之際亦可無徵斂之弊

定以善弓馬習兵學指南者各別擇差該邑座首
首將官相議薦望幷以薦主報知營門監兵使營
將巡點時如有不堪其任者當身汰定相當役薦
主以誤薦之律論罪事定式○束伍軍各給一保
烟戶雜役蠲減自有舊制依舊制施行而亦使之
不出於元軍所居之里中以爲安頓之地○束伍
軍之服色器械戰馬互相傳借逢點乃是諸道之
弊習脫有緩急便作無衣無械無馬之卒將焉用
之此豈但責在於將官言念軍政實爲寒心當該
哨官私點時軍裝服色一一點視可改者改可修

者修務令鮮明而各書其名於衣服官點時踏印成標鳥銃槍劍弓矢等物亦刻其某旗某隊戰馬從深火印以防其相借之弊而稱以改馬呈狀則親審其案付馬毛色若為相佐則各別重棍搜出本馬而可改者使之改立或有借點現發之事則與授並為决棍三十度服裝服色借點者一體施行前頭監兵使營將巡點時如或現露則當該守令亦為啓聞論罪○魚鱗作隊既畢擧行後各邑依此圖式作為一件上送則當自京司取來兵曹上軍案漢城府上戸籍抽柱查準軍案既有居住

面名户籍亦有統里次茅兩件參準則決無難考之理各別擧行俾無不精生事之弊

(補) 十三年吏曹參判宋真明巡啓軍役名賢子孫以代數定之矣咸鏡監司李箕鎮時報狀中戰亡子孫亦定其代數事爲請而曾無定例不得題送矣上曰當限幾代乎真明曰功臣則五代此亦依此代數無妨矣右議政金興慶曰戰亡則本無代數限定之事而有異於功存社稷者以三代爲限似可也上曰似異於正勳而且非猝易爲之之事從容議定可也

(補) 備局定式軍額逃故未充定二十名以上守令

定配次知鄉邑嚴刑全家徙邊十九名以下守令
削職次知鄉邑嚴刑中道定配五名以下守令罷
職次知鄉邑自京司拿致嚴刑事申飭諸道

(補)十四年公洪監司李宗白遥啓大抵里定之法自
是美制而守令不能力行猾吏寅緣弄法此法幾乎
廢壞矣各邑歲抄每於冬間爲之故催科之政已舉
道臣廵歷兵使習操又復相值詞訟方與公務紛然
以官則守令眼鼻莫開以民則困於催督或有離散
故草〻彌縫皆歸塞責以此應頉者未頉隣族侵徵
未有止息之時七月以後八月以前農事纔畢各務

未開公私稍閑臣聞善爲邑者春夏之間察錄閑丁
七八月充行歲抄故得無騷擾之弊矣本道簽丁以
七月擧行十月磨勘定式後死者逃者則以該里鄕
刻代定而公文未準者多爲擧論老者實役四十五
年者案年滿六十一歲者考案敷出以春夏間所察
得良丁七八月間從容充定亦令趂期磨勘而守令
之不善擧行者啓聞後各別勘罪何如上曰依爲之
(補)二十三年命設攔後士於關西兵營
(補)時帥臣李日躋上請於安州營下及近邑之在
百里内者遴取驍健稍別其號稱以攔後忠義士

合爲二千餘人都試優等者啓差邊將又募四部
筒壁爲水田仍使四部壯軍休番農作如古屯田
之規以補兵廩上並議廟堂而施之
二十六年設京騎士以代海西騎士輪番之役先是
黃海道有別驍衛別馬隊分隸於禁御兩營乙丑改
號爲騎士排番遞上矣上深軫其勞弊特令仍屬於
本道監兵使常時團束有事則徵召以京外出身試
取代定爲三百人每番五十人置將而領之
二十七年設均役廳永減軍民納布之半良保徵布
盖爲養兵之需而流弊濫觴民不堪命其來已久自

肅宗朝屢講變通前後辭教至誠惻怛命設釐正廳而廷議矛盾卒不果行至是上臨殿臨門俯詢良役事者前後凡三垂涕而諭群臣曰減布不可不為卿等區畫給代之策以來否者毋見予也於是諸大臣請先設廳名曰均役仍使三公句管諸宰為堂上齊會講確軍布之舊納二疋者減作一疋仍命移劃各搸耗穀查括列邑漏結又罷諸宮房各衙門折受魚鹽及所屬船隻良民之巧避簽丁窳惰無屬者特設選武軍官使各其道每年試藝優者免布餘者徵焉並屬之本廳俾充其一疋所減之數詳見財用考

續令上二年教曰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詰戎政必自制置始成周之兵籍於司徒屬於司馬兵以寓農者也漢之南北軍唐之十六衛宋之東西班皇朝之十二衛互有長短之別而於是乎兵農分焉至于我東文治立國武畧亦備府兵而爲三軍三軍而爲五衛內置摠管外設鎭管各有統領兵民爲一官無廩餼之費軍有精銳之稱雖懲麗末之弊亦倣周初之法也是以守則固攻則克龍蛇以後始有訓局自是分軍之制作而五衛遂廢矣重以募兵而設營分部而設局又有割摠畿輔之卒或稱兵使或稱大將

者俱皆措置繁氄沿革無常其他閫外節度之制殽
雜而無紀視内乇倍蓰以言乎制勝之畧將無帥極
之威卒有烏合之慮三軍分屬兴五營五營各專其
一軍不幾近於家兵之弊多門之患歟以言乎鍊習
之方韜畧孫吳之書束之高閣壔操水操之式便同
兒戲盖由戚法出而古制壞所謂禦倭之方猶不能
盡其道况四境陰雨之備乎以言乎軍籍閑丁日縮
以言乎馬政畜牧不蕃以言乎養兵之道布餉設保
立法未始不密而流弊至於加斂擧一國財賦之半
作一尾閭之所萬有一邊塵有警羽檄旁午則以此

制置雖使古之名將受閫外之寄不可展其謀畧也審矣真所謂本之不正而末不可救也以備例之事言之日省月試所以講習也厚賞薄罰所以激勵也踐更所以均勞逸也犒士所以同甘苦也營各有帥而大臣領之文士佐之以至小大營鎮互置文武各相維制而斯其大畧也安有詰戎政之可言乎欲懋本也豈無其道也故曰君子有不戰戰必勝其不然歟大哉聖人之言也其所講究先王之大道修復先王之舊章毋負我先王付畀之責者深有望於共理財成之人

(續)十一年設壯勇衛初以局出身窠中武藝出身三十窠除出別設一廳尋增二十窠壯勇衛漸置兵房房把摠哨官等窠